

天津國醫學院編
新國醫講義教材

友

小兒科卷一

專發學員功課
非賣品

院址：天津英租界三十二號路義慶里八號
院長：尉 稼 謙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(卷二)

健康初生兒之狀態

吳正風曰：小兒在產生之前，是依着臍帶而生活的；及至生產之後，方才經營肺的呼吸作用；並且血液變成和大人一樣的獨立作用。

小兒的臍帶，在生後第五六日脫落，脫落的痕跡，變成輕微的肉芽瘡；直到十日以至十五日方才封閉；倘若在這個期間，不用適宜的處置方法，便要變成壞疽，發生非常的惡臭，肉芽瘡封閉的時候，臍帶的創傷部，因為在腹中的臍帶血管萎縮，被牽引向內，以致變成臍窩之前，倘若被細菌侵犯，便要變成創傷傳染病；在現今的防腐法未曾發明之前，初生兒的死亡數，遠多于今日。

小兒從生後三四日起，表皮逐漸脫落，上皮膚成爲鱗屑狀或是葉狀而脫落；直到五日以至六日方才脫全。

在初生兒的一百人中間，却有八十個小兒，是生後第二日起，皮膚現出輕微的黃疸色；身體上各部分的黃色，有濃有淡；胸部，前額和鼻尖等處，黃色最濃。普通是經過三四日，黃色便要褪去；其中也有經過兩星期，顏色方才褪盡的。

到了生後第三日以至第四日，不論初生兒是男是女，兩邊乳腺要稍微腫起；用手把它壓迫，便要排泄類似初乳的液體，經過了一星期之後，腫脹便要逐漸消滅，分泌也要逐漸減少了。

初生兒在生後三四日間，尿液是透明的，它的比重，只有一·〇〇六，除了普通的尿的成分之外，有的時候，還要含有



少量的蛋白質。初生兒在生後二三日間，排泄一種名為「胎便」的大便；胎便的性質，是現出鮮紅色，放出有甘味的臭氣，有乳糜狀的稠度，每日排泄三四回，從此以後，逐漸變化，直到變成普通的大便為止。

初生兒的平均體重，是男兒有七百四十克，女兒有七百克；（按一克等於華重量二分六厘六毫下做此）身長是男兒有一尺五寸，女兒有一尺四寸。體重生在生後第三四日的時候，平均要減少二百八十克；但是到了第八日以至第十日的時候，體重便能恢復原來的狀態。沒有成熟的小兒，比較已經成熟的小兒，體重減少的分量頗多；須要經過長久的時期，才能恢復原狀；用母乳養育的小兒，體重減少的分量較少，又容易恢復；用人工哺乳法養育的小兒，體重減少的分量較多，頗難恢復。

、依擬西洋醫學家羅蓋爾氏的檢查，便可知：初生兒的體溫，是在生產之後，平均有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五厘；經過了一小時，便要變成三十六度；有的時候，却要低到三十五度五分；到了第二日，便要變成三十七度。從此以後，直到七歲為止，照着普通的情形，體溫是要比大人的高二分以至五分。

初生兒的呼吸，是每一分鐘有二十二回以至二十四回，以胸腹擴張為吸，空氣進入肺內，胸腹收縮為呼，碳酸氣從肺排出；一擴張，一收縮，名為一呼吸；到了三四歲的時候，每一分鐘的呼吸減到三十五回以至二十五回；到了七八歲的時候，每一分鐘的呼吸，減到二十四以至二十五回，照着普通的情形，小兒的平均呼吸數，是比大人的平均呼吸數較多。

初生兒的脈搏頗速；生產之後，每一分鐘脈搏數有一百三十以至一百四十；生年中間，脈搏數有一百二十以至一百三十；兩年中間脈搏數平均有一零八；第三四年的脈搏數，有七十七以至一百，到了七八歲的時候，普通是八十八九以至九十五。

小兒發育之順序

一、運動器之發育

小兒生後兩星期之前，他的態度也和母胎裏的時候相仿，緊握手掌，屈縮上肢，彎腰，低頭，下肢收縮，全身幾乎成圓形，毫不運動，在這個期間，只有睡眠，雖然暫時閉眼，却不久又睡着了，經過了三四星期之後，逐漸有伸腕和腳爲運動。其後，身體強健的兒童，便要張開眼睛，不斷的使手足有活潑的運動，發出嬉嬉之聲而戲，這時的運動，是無目的無意識的，到了三四個月的時候，方才能伸手要拿眼前的物件，這種伸手拿物的動作，方才是有意識的運動，過了第四個月，便真的能長久抬頭了，發育良好的健康兒童，並且能在這個時候，想要把身體直立起來，又能屈伸手指，拿取物件，並且能把頭抬得較高，張開兩手，在這個時候，雖然不能向前爬行，然而往往能爬着向後退却，到了六七個月的時候，兩足有了氣力，倘若有物支持身體，便能直立起來，到了七八個月，便能自己坐着，到了第十個月，便能扶着椅子，站立起來，一週年之後，便能學着走路了。

二、五官器及言語之發達

(A) 視覺之發達

小兒在初生的時候，眼睛的構造雖然尚未完備，但是，因爲有了感光的作用，所以能區別明暗，在第一日間，眼睛有若干羞明的狀態，經過了兩三日之後，非但沒有羞明怕亮的狀態，並且反而喜歡適宜程度的光明，在起初十月之間，時時使頭向光，想要觀看物件，過了二十日之後，又能時時迴轉頭來用眼睛對着亮光，三十日之後，眼睛裏網膜的構造也完全了，能

隨着有光的物體，移動眼球，第三個月之後，能用眼睛注視一個物體，要求喚起注意之物，從此以後，才能不斷的張開眼睛，觀看物體，到了七八個月的時候，才能認識別人的相貌。

(B) 聽覺之發達

聽覺在生後一二日間，幾乎是沒有的，經過幾星期之後，非但能聽見聲音，並且對於聲音的感覺，却很銳敏，所以在小兒的近邊，不可有較大的聲音，在雷聲的時候，須要把小兒的兩耳遮住，藉以保護小兒。

聽覺是靠着很複雜的機關發生的，必須內部的構造，應着外界的刺激，十分發達，才能辨別聲音，小兒生後過不多時，便能因為聲音而張開眼睛，其實並非聽見聲音，却是因為嬰兒的皮膚非常薄弱，在這個時候，皮膚的全體感覺聲音，所以這種現象，並非從聽覺發達而起的，聽覺的機關，逐漸完全之後，便能辨別聲音，而有喜聽唱歌或是鳥鳴的現象。

(C) 觸覺之發達

觸覺是較為簡單的感覺，所以小兒在母胎裏的時候，已經有若干反應，及至產生之後，觸覺逐漸發達，到了生後一年以內，便能辨別冷暖粗滑之差，而有喜光滑滑惡粗糙的感情，在這個時候，指頭的感覺也漸銳敏，能閉眼觸物而辨別物體。

(D) 味覺臭覺之發達

小兒的味覺，在生後的一轉眼間，用口吸飲乳汁的時候，早已發生的了，不過在生後一年以內的哺乳時代，只是單純的味覺而已，却退不能辨別各種味道，經過了兩年之後，便能完全辨別五味，小兒在這個時代，多是喜歡甘味，却惡辛酸苦味的。

嗅覺在開始的時候，却是極簡單的；到了兩年以後，方才有厭惡臭氣，喜歡香氣的感情。

(E) 言語之發達

小兒的言語，是從發出啼聲開始；到了第三個月的時候，方才有「來羅」的語音。到了第九個月和第十個月間，才能發出「爸爸」「媽媽」等言語。

三、體重及身長之增加

小兒生後第十日起，體重逐日增加；增加的重量，是開始三個月間，平均每日增加八錢，其次三個月間平均每日增加五錢；又次三個月間，平均每日增加三錢；到了一年之後，平均每日增加二錢；生後二十八星期之後，却因為發生牙齒，脫離母乳等情，體重往往不能增加。健康的小兒，生後經過了半年，體重能比產生時多到二倍，到了一年之後，體重比產生時多到三倍；倘若體重增加的分量較少，便是虛弱的小兒。

小兒的身長，在生後滿了一年的時候，達到二尺三寸光景。

小兒在產生之後，胸部周圍的大，約有一尺一寸，頭的周圍的大，也和胸部同，或是稍大，從此以後，胸部周圍逐漸發達；經過了半年，胸部周圍要長到比頭部周圍大；倘若經過了半年，胸部周圍仍舊比頭部周圍小；那末，這個小兒，便可說是虛弱的小兒。(以上所謂尺寸，皆指英尺)

身體概狀

頭門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

蔡百星曰：乳兒產後，頭顱各部，未相愈着，故前與後，現大小兩間隙，大間隙，謂之大顱門，小間隙，謂之小顱門，小顱門，即枕骨與兩頂骨之間隙，生後無若干時，速即閉鎖，所可見者，不過一淺凹部，大顱門，即兩頂骨與額骨之間隙，臨床最關緊要，此顱門生後，十月之內，增大不已，後漸縮小至二年前半，始以骨質健全，縫合閉鎖，其閉鎖之期，大概十三月至十四月之間，此乳兒顱門閉鎖之概狀，若在此期間，未見閉鎖，則為乳兒羸弱之徵，實在例外也。

腦之發育

腦之發育，在初生兒，其重量增進，極為急速，在初生之重，比較大人，約四分之一之重量，至一年終，則增進至于二分之一而有餘，若五六歲期間，則與成人相差不幾。

化骨期

小兒化骨，為身體發育之徵驗，化骨期間，因體魄強健羸弱，及生活之不同，而有遲速之分。

變蒸附

我國古時，哲學醫理，有變蒸之說，謂小兒週年之內，三十二日一變，六十四日一蒸，十變五蒸，遇變蒸之時，長骨添精神，身體熱度升騰，數日即退，為生理之發熱，與化骨之說，頗相吻合，附錄以備參考。

生齒

小兒生齒，有第一第二兩期，第一生齒期，為乳齒二十枚，期間則自生後六個月為始，至第三年乃全部完成，第二生齒期，六歲至七歲，內經男子八歲，髮長齒更，女子七歲，髮長齒更，其生齒，由乳齒順序脫落，乃產生永久齒代之。

論乳

吳正風曰：在醫學方面，乳汁有初乳和真乳的區別，初乳是在分娩之後，過不多時，便要分泌的；該液是透明如水而帶黃色的液體，用顯微鏡觀看，便可看見，直徑有 $\circ\cdot\circ\circ$ 八以至 $\circ\cdot\circ\circ$ 二三適當的初乳球，從分娩之後第四日起，方才分泌真乳。

乳汁是不透明白色的液體，稍帶甘味，現鹼性反應，有比重 $1\cdot030$ ，初乳比重，是每一百分中，有蛋白質 $6\cdot6$ ，脂肪 $2\cdot5$ ，糖質 $3\cdot6$ ，鹽類 $\circ\cdot312$ ，水 $86\cdot88$ ，真乳的比重，每一百分中，有蛋白質 $2\cdot0$ ，脂肪 $3\cdot5$ ，糖質 $4\cdot8$ ，鹽類 $\circ\cdot17$ ，水 $89\cdot53$ 。

乳汁之分泌

乳汁從產後第四日起，它的分泌逐漸增加；在這個時期，若不哺乳小兒，乳汁便要逐漸減少。倘若哺乳小兒，那末，因為受了小兒吸乳的刺戟，乳腺便能按着一定的時候，繼續着排泄出來；到了第八個月，分泌更加增多；從此以後，雖然仍舊分泌乳汁；但是，它的分量，却或多或少，沒有一定。

乳汁流出太多的時候，其中的滋養料却是很少；在這個時候，須要服藥，改良乳汁。

乳汁不足，却是很困難的事情。乳汁的分泌，和精神作用有非常關係；產婦須要使精神安靜，才能免去乳汁不足困難。已經有乳汁不足的事情之後，須要常食糯米粥，鯉魚湯，牛乳等，滋養料較多的食物，使乳汁的分泌，因此增加。

分泌乳汁的多少，多數是和遺傳性有關係的；然而也能依着藥物，使乳汁的分泌加多；所以乳汁不足的人，須要服藥。

適宜乳汁之哺育法

小兒在生後一二日間，需要哺乳的分量，是很少的。從母體乳房裏出來的乳汁，最初之日，大約只有五十克，次日大約有一百克，第三日大約有二百五十克；其後，每日大約有四百以至五百克。第六星期中間，每日有六百以至七百克；第七星期中間，每日有七百以至九百克；從第四個月起，每廿四小時有九百以至一千克。但是哺育小兒所用乳汁的分量，却是不能和流出來的完全相同。

用乳汁哺育小兒的方法，和小兒的營養是很有關係的。有若干婦人，往往只用一邊乳房的乳汁哺育小兒，這種事情，却是不很相宜的；須要把兩邊的乳汁哺育小兒，方才合宜。

授乳規則

蔡百星曰：嬰兒初生，在二十四小時中，無授乳之必要，遇啼泣時，可用生甘草，金銀花，煎水，給以少許，若面過赤時，用真珠花葉汁少許，涼甘草銀花水，與服，胎便未通，甘草銀花，加大黃一分，或瀉葉六葉，煎水給以少許，胎便通，減去瀉劑藥，小便不通，燈心卅寸，車前草三葉，甘草三分，煎水與服。

授乳回數

母婦授乳，往往漫無法則，遇啼泣時，立即授乳，因此之故，常罹榮養障礙疾患，故就現世明理兒醫，常謂初生兒及嬰兒之授乳，須畧有掙節，大概哺乳之間隔，晝間約三時一次，夜間約四時一次，遇有病時，則酌量增減之。

授乳時間

嬰兒授乳之時間，向來本無限制，過久亦有妨礙，蓋兒腹已滿，不離乳嘴，常有乳疝之患，遇睡眠及腹滿之時候，使兒口離去乳嘴，大概每回哺乳時，約十五分鐘，或二十分鐘，則為適合時間。

哺乳定量

嬰兒哺乳，每次本無定量，惟不可使之超過胃容量積，通常乳兒，晨早之哺乳，每超過午後三二倍，惟一回之哺乳量，以及全日之量，須加注意而調節之。

授乳禁忌及離乳

嬰兒遇授乳障礙時，須暫時助以人工榮養，以免去傳染之侵犯，而避却危險之立場，故授乳禁忌，嬰兒者，不可不知，茲特別之如左。

一、乳母之結核

二、乳母之微毒

三、乳母患急性傳染病

四、產褥熱

離乳

嬰兒離乳，就我國慣例，大約三歲之處，查各國離乳，各有習慣，有最短者，初生四月後，即斷乳，有最長者，至十四五歲，方斷乳，此皆不足為法，若就適當時期而論，初生兒滿一歲半，即可使之斷乳，而代以別種食餌，如代乳粉，及糜粥。

之類，既有益於小兒之個體，對於母體之榮養，亦不致有所妨害也。

指紋切要

小兒自彌月而至於三歲，猶未可以診切，非無脈可診，蓋診之難虛實不易定也，小兒每怯生人，初見無不啼哭，呼吸先亂，神志倉皇而遲數大小已失本來之象矣，診之何益，不若以指紋之可見者與面色病情相印證此亦醫者望切兩兼之意也，將指紋三關圖列如左。



(一)命關，(二)氣關，(三)風關。

令人抱兒對立於向光之處，以我左手握兒食指，以我右手拇指側面推兒食指三關，由命關推上氣關，再推上風關，此紋愈推愈出，查其形色，細心體認，亦惟辨其表裏寒熱虛實足之矣，世人好異多有以此為淺近之談，不屑留意，不知臨症能辨此者，便為至高之手，蓋表裏清，則知每種病之在經在腑，而汗下無誤，寒熱明則知用寒遠熱，用熱遠寒，因症制宜，用無不當，虛實辨，則大虛有盛候，大實有羸狀，不為假症眩惑，凡真虛真實易知，假虛假實難辨，真假既明，則無虛虛實實之患，於此切要關頭，能不細心體會哉，茲將歌訣列左。

指紋三關部位歌

初起風關證未央。氣關紋現須急防。

乍臨命關臟危急。射甲通關病勢彰。

指紋浮沉分表裏歌

指紋何故乍然浮，邪在皮膚未足愁，腠理不通名表症，急行疎解汗之搜。

關紋忽而漸漸沉，已知入裏病方深，莫將風藥輕相試，須向陽明裏症尋。

指紋紅紫辨寒熱歌

身安定見紅黃色，紅艷多從寒裏得，淡紅隱隱本虛寒，莫將深紅化爲熱。

關紋見紫熱之徵，青色爲風古所稱，傷食紫青淡氣逆，三關青黑禍難勝。

指紋淡滯定虛實歌

指紋淡淡亦堪驚，總爲先天賦稟輕，脾胃本虛中氣弱，切忌攻伐損胎嬰。

關紋滯滯甚因由，邪遏榮陰衛氣留，食鬱中焦風熱熾，不行推滌更何求。

望診

蔡百星白：嬰兒之疾病，其望診大畧與成人相同，欲逐一臚列，難以枚舉，茲就其顯而易知者，畧舉數例如左。

(甲) 望體格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

體格良否，與疾病極有關係，分而言之，凡有三種，曰強壯，骨格強健，筋肉不鬆，皮膚潤澤，此雖罹病，易於療治。曰虛弱，軀幹纖弱，胸廓狹小，肌肉細軟，難以載病，故患疾，每每難療。曰中等，雖不壯亦不弱，有時患病，體格尙強，不至大害。

(乙) 察神色

喻嘉言曰，色者神之旗，神旺色旺，神衰色衰，神露色露，神藏色藏，故失睡之兒，神有肌色，喪亡之子，神有呆色，氣索則神失所養，隱然含於皮膚之內者，爲氣，顯然彰於皮膚之表者爲色，內經謂氣至色不至者生，色至氣不至者死，以其有氣無色，雖病不凶，有色無氣，無病亦亡。

聞診

蔡百星曰：聞者，聽病兒之聲音呼吸咳嗽，以他覺之診察，爲檢病之一例，蓋初生兒之聞診，與嬰兒及童兒，各有不同，茲將聞診應注意者，分列如左。

(甲) 聞聲音

小兒之聲音，遇有病時，多變其常態，如有病而聲亮者，形病氣不病，有病而聲濁者，邪於肺道也，泣聲不止者，多腹痛也，有泣聲而無眼淚者，多火邪也，有病而不能哭者，多險症也，小兒之聲音，可診察者，此其大端耳。

(乙) 聞呼吸

呼則氣外出，吸則引氣內入，小兒生後數月，一分時，其呼吸當三十五(睡時)至五十，(醒時)五歲後，則一分時，三

十呼吸，六歲後，則一分時，廿餘呼吸，欲審知其病之劇否，則呼吸之數，與脈搏成反比例，蓋無病時，呼吸不困難，呼吸之數少，而脈搏之數多，遇有病時，呼吸俱困難，則呼吸之數，增至八九十，或一百有餘，而脈搏之數，則反減少于呼吸之數也。

(丙) 聞咳嗽

小兒咳嗽之聲，有清有濁，有輕而咳聲少，有澀而咳聲多，有啼嗽，十餘聲或數十聲不止，其呼聲常短，其吸聲常長，至于肺炎聲促，白喉聲射，咽痛聲細，火咳聲洪，風咳聲重，危症聲無，此尤為診察嬰兒時，所不可不注意也。

審問症狀

蔡百星曰：小兒疾病，其自覺之症狀，不能告訴于醫者，除嬰兒不能言，乳齒期及兒童期之小兒，雖能言亦語焉難詳，故欲審問，殊苦困難，診察者欲週知其病之狀態，亦惟詳詢生母或乳母，或看護人，藉以知其自覺之症狀，千萬一而已，非如成人，可以藉口診，以得其病情也。

切診 檢溫 打診

蔡百星曰：乳兒一歲之內，脈搏不能確定，況因哭泣恐懼，則脈搏愈失其常度，故一歲診察，不施切脈手術，二歲以上，診以一指，定其浮沉大小，察其遲數虛實。十三歲以上，可診察其虛實逆順，必欲以診成人之脈，候小兒之病則泥矣，全幼心鑑云，小兒將滿二歲，可用左右拇，按其三部，辨其弦急浮沉。大概七八至為平，九至者傷，十至者困，四五至者為病虛寒，弦而緊病風痛，弦而急病客忤，客忤者，謂外邪之客氣，觸忤一身之正氣也。

檢溫

小兒疾患，檢其溫度，最關緊要，以診者之食中名三指，貼于前額，或胸背，或四肢，已可得其概狀，若必用檢溫器，在腋下候之，約五分鐘之度，即可確定，普通小兒溫度，在卅六度七分，或卅七度四分，若昇至卅八度，則爲低熱，卅九度爲中熱，四十度則爲高熱，四十一至四十二度，與降至卅三度廿二度，則危險立至矣。

打診

小兒多患腸胃之疾，故常胃痛腹痛，胃痛多積，腹痛多風，診之者，以左手按胸腹部位，以左中指循次敲打，聽其音之清濁。或清鼓，或半鼓，或全濁，或半濁，亦可臆知胸腹之脹，或痛，爲風爲積，而定療治之方針矣。

察口腔 辨舌 檢顙

察口腔

小兒口腔之內，有牙齦，有硬口蓋，有軟口蓋，有扁桃腺，有懸雍垂，有內扁桃腺，在該部有紅腫，有白點，有出血，即爲該部發炎之徵，檢察詳審。而得其症之順逆，定其病之陰陽，外塗內服，應付有方，而天札可免。

辨舌

舌爲心苗，在小兒雖不若成人之可據，但有時或木舌，或重舌，苔或厚或薄，或黃或白，或灰或黑，或赭，或青或絳，或鏡面，或生瘡，或常弄，或常伸口外，或狀若嚼物，皆當於臨牀之際，注意而辨別之，以定療治之方。

檢顙

小兒十三四月後，則顛門縫合，此固無檢查之必要，惟一歲內之小兒，大顛門未縫合者，臨床勿忽視之，蓋顛門有因疾病劇烈，成爲凹顛，凸顛兩種，凹顛者多不足，凸顛者多有餘，不足者宜補助，有餘者宜瀉火，兩者之預後，凹顛者多不良，凸顛者時或有治愈之可能。

辨 糞

嬰母之疾，胃腸居其大半，胃腸之疾，可以檢查者，糞爲最要之點，糞之色有五，黃者正色，青者胆汁過多，病每得之生風或虛寒，紅而帶血者必腸內血管發炎破裂，白者或內寒而致，或多腸液，或夾多數蟻虫，滯滯然，其糞滯，色淺黃帶白，謂之疥痢，或無渣滓，下米泔水，帶噴乳者，謂之霍亂糞，或常常下血而無糞者，症多由於腸風，或飲乳，其所下之糞完全乳質不化者，由於胃腸消化不良之疾，此嬰兒辨糞之大畧也。

小兒科大要

朱少坡曰：治兒病者，古稱鹽科，因小兒神志未充，口不能言，內臟疾苦，內顛者以神明變化，推測得之，又小兒稚陽未充，稚陰未長，體附經絡柔弱，一經感受外邪，易於傳變，或神昏，或痙厥，不待終日，其勢已危，古稱無權之師，貴在速戰，正爲兒病比喻也。

六淫外感，小兒與成人同，飲食內傷，小兒且較成人爲甚，鬱怒躁急，尤爲小兒所易犯，蓋婦女之性多鬱，兒得其遺傳性故耳，治外邪者，達其表，治飲食停滯者，通其裏，治鬱者，舒其鬱，此爲其常者言也，若夫外邪搏其血，熱則發爲斑疹，滯於肌膚，則發爲瘡癩，津液受傷，則爲痙厥，俗呼驚風，熱邪入腦，則神志昏糊，俗稱內陷，治其變者，宜隨症而消息之。

小兒病大綱

徐相任曰：小兒臟腑嬌嫩，用藥萬不能過於峻厲，又且元氣有限，利于速戰，不宜曠日持久，自貽伊戚，所喜者病情簡單，絕鮮七情夾雜，故用藥不必多所顧忌，亦較大人爲易於中病，此所以小兒之病，雖危險者多，而投劑得當。往往收效甚捷，療治十小兒，不寧治一婦人也。

小兒之病，前人論列，頗嫌繁而無統，茲就研究所及，以執簡御繁法出之。

(一)「痧」小兒出痧，比大人爲多，痧之原因，比天痘爲難，然約言之，亦不過表邪重，裏熱重，兩大綱而已，表邪重者，主以消散，裏熱重者，主以清化，方藥雖變化多端，治法則不出消散清化兩大法門也。

(二)「痘」痘之原因，比痧簡單，危險則彷彿相同，昔賢治痘，不出瀉火成藥，托裏成漿，愚則主張寓托於化，尤能表裏先後，兩不相妨，自能得心應手，藥到病除。

(三)「瘰」瘰則爲瘰，重則爲瘰，小兒最多此症，昔人名爲急驚慢驚，命議未爲正確，其實急驚即剛瘰，今當改定之，曰急瘰，由風火痰食相搏而成，瘰之急而有力者也，實證也，慢驚即柔瘰，今當改定之曰慢瘰，由脾胃陽氣式微而成，瘰之慢而無力者也，虛證也，一則以驟，一則以漸，急瘰宜清散消下，(金石毒藥不可猛浪)慢瘰宜溫補脾胃。茲特舉其大凡耳。

(四)「疳」小兒五疳，即大人五癆，喻氏之主張也，然大人之癆，不必有積，不必有蟲，亦不必因嗜食香甜而起，小兒之疳，則多因於嗜食香甜，日久成積生蟲，此所以嗜食，腹大而硬，二便不調，肉日以削也，初用必宜消積殺蟲，日久胃氣已弱。或曾攻伐太過者，則消積殺蟲之中，必兼扶脾健胃，此治小兒疳積與大人癆病不同之點也。

(五)「痰欬」痰之來源，食乳者爲停乳，不食乳者爲傷油膩，消乳積（減乳尤要）消油膩，兼去表邪可也。小兒有痰，不善吐痰，緩者消之，急者亦可酌酌下之，病久納減，尤當力顧脾胃，小兒之欬，不外乎風寒夾痰，多因外感而起，內傷殊不多見，惟小兒肺氣甚弱，瀉肺切勿輕投，往往瀉肺太過，變爲喘急腫脹，轉成內傷，非善治也。

(六)「吐瀉」暴吐暴瀉作實治，久吐久瀉作虛治，作實治與急墜通，作虛治與慢墜通，即所謂同病異發者是已。

小兒病爲有系統之研究，大概不過如上述，所以比大人簡單易治者也，至其根本解決，則須察其先天胎元，初生乳力，先天胎元及初生乳力俱足者，實症多而宜偏於攻，先天胎元及初生乳力俱不足者，虛症多而宜偏於補，此則形氣強弱，一望可知，不在所病界限之中，而實操病勢進退之權，生理爲病理先決問題，小兒其尤著者矣。

初生兒疾患治療法

羅小凡曰：初生兒之疾患，分爲三種，即妊娠所受，分娩所受，娩出所受是也，症狀各殊，治療亦須分別，除呼吸障礙，列於產婆任務外，記之於左。

一，產出連啼不止，因受胎熱所致，以黃芩，連翹，甘草，煎湯服下一二匙。

一，兒頭受產道壓迫，或手術鉗子，以致損傷偏畸，及四肢等處損折，或前後陰異常，或跛指，併指，兔唇等，速爲治療，遲則貽患。

一，產瘤，多生於頭部，因先進產道壓迫積血所致，二三日即消，不消，宜在瘤上推拿之。

一，產出半日一日間，先啼而後不啼，口不吮乳，或不吹噓，面色如澀，兩眼鼻準，絕無黃色，此由生母好食生冷，坐臥貪

涼所致，即拿兒之兩手四指小指初節之間縫(精靈穴)，及拿兩足後跟筋(崑崙穴)，遲則變爲盤腸內吊，無效。

一，母有淋濁，胎兒娩出時，微生物侵入眼內，必患漏膿眼，產出時，速用硼砂水洗眼。

一，如一眼有疾，以「藥布墨法」或包護好眼，臥時，病眼放下側，以防膿液流入好眼。

一，初生兒，黃瘡，皮膚眼球呈黃色，用茵陳，膽草，煎湯，燉一二匙。

一，產出遍身無皮，皆紅肉，以銀花四兩，硼砂一錢，煎水洗，外撲松花粉，龍骨粉。

一，產出遍身水疱，用奎陀僧，龍骨，共研細末，乾掩瘡上。

一，初生兒，皮色微紅滑澤，若深紅，恐遺傳梅毒性，宜詳察醫治。

一，初生兒，二日間大便爲胎糞，色暗綠，甚薄，二日之後漸黃色，四五日則係普通之大便，色橙黃，濃如粥，若帶綠，稀薄，或粘液，或凝固之塊，或每日泄五次以上，則腸胃有病，倘帶黑色，恐係腸出血，皆當隨證治療之。

一，初生兒，小便每回泄出量甚少，故每日須泄一二十回，無色無臭，後漸帶極淡之色，吮乳之兒，小便若變黃色，則爲有病，若排泄回數過少，恐患浮腫之症。

一，產出三日，二便皆無，或有小便，不大便，乃受胎熱，或氣閉風閉所致，令老年婦人，口含溫水，囑兒前後心，手足心，臍上部，凡三五次，取赤爲度，概與自通。

一，產出受輕微之風，而鼻塞，障礙呼吸，用製南星末，生薑汁，調貼顛門，鼻通，即洗去。

一，臍帶結紮不全，侵入微生物，而腐爛出血，或臍帶落後，脫痕生出瘰肉，速宜醫治。

一，產出七日，莖（陽物）縮成窩，乃受胎寒所致，用硫黃，吳茱萸，共爲末，大蒜搗搗，塗小腹部，再用蛇牀子，燒燻，薰其腎部。

哺乳兒之營養及治療

和田啓十郎曰：哺乳兒之營養品，人乳爲最適當，人乳中尤以母乳爲最安全最完備之天然營養品。

晚近社會之事情漸漸複雜，生存競爭愈劇烈，由社交上及職業上之關係，婦人不能如往時盡其全力於內助及生育，加以母體有病，或乳汁分泌不足，無母乳可飲，不得不取牛乳煉牛乳等代之，故小兒之死亡數，比食母乳者最多。

細菌學發明後，確知病牛之乳汁，以病原菌輸入小兒，則小兒多死亡，煮沸消毒而後用之，可保小兒無恙，然微之事實，仍不若用母乳爲易長成。

最近醫說，謂「生乳中含有消化醱酵素，雖不加唾液嚥下，亦能在嬰兒胃中呈消化吸收之作用，若煮沸之，則病原菌死滅之時，此醱酵素亦隨之死滅，無消化同化之作用，故食牛乳煉牛乳之小兒，易患胃腸病，由是諸病乘之，其死亡數不得不多，即幸不死，亦不免於虛弱，」此足證明母乳爲最上無比之小兒營養品也。

故凡母體因社交，職業，疾病，乳汁分泌不足等，不能授乳於小兒者，人世間之一大悲事也，其因社交職業不能授乳者，事屬醫治之外，茲不論，茲惟將母體有病及乳汁分泌不足者論之。

凡母體有病，及乳汁分泌不足症，雖有起於特別疾病者，然十中七八，爲出產後之處置不得當，例如平素虛弱之婦人，生產後四五日，必乳房大滿，食慾振作，氣力旺盛，是即其未發諸病，及乳汁分泌力旺盛之證也，爾後食慾漸減，頭痛眩暈，顏

面浮腫，急性崩血，下腿麻痺，續發種種症候，則乳汁之分泌漸少，嗣後症狀雖恢復，乳汁之分泌仍少。產後病及乳汁分泌不足症，宜在產後二三週內（即生殖器出產的變形未盡復舊之期）治之，過此期者，則不易治，若於此時期內施適當之治法，雖產熱，急性崩血，產後腳氣，乳汁分泌不足症等重大疾病，亦有全治之望。

然西醫治產後病之効力，甚不確實，無乳汁分泌催進劑，崩血脚氣藥等藥方，加之方今之醫家，見母體有僅少之疾病，則禁與乳於小兒，而母體輕病，小兒罹篤疾者，每謂母體不能服藥，服則有害於小兒，是可云矛盾之甚者，蓋母體有病之時，急宜令母體服藥，以防母病之及於兒體，兼為治愈兒病之助，故非精察病症，以求母子兩全之方不為功。

此法雖若迂遠，其實極安全而速効，凡母體除極危險傳染病及再度妊娠之時，其徵候既明瞭（惡阻）者外，皆不必斷乳，但常人母體罹疾者，不加治療，久而小兒發危篤之症，因於哺乳者亦不少，試再觀次述之各節。

凡乳兒之疾病，自其母體之疾病得來者，約十之五六，此多因小兒在母體內為血液所傳染，或出產後為乳汁所傳染，其中尤以遺傳性梅毒之現於小兒者為最著，例如在皮膚則為溼疹潰瘍等，在目則為結膜炎角膜潰瘍等，在耳則為耳漏鼓膜穿孔等，在鼻則為鼻加答兒鼻潰瘍等，在口則為口內炎齶齒口唇潰瘍等，餘為痔疾，骨膜炎，腐骨疽等，甚至盲目，聾耳，昏暗，跛蹙，為殘疾者，故小兒病大半起於遺傳性梅毒，凡小兒期內最易發之麻疹，痘瘡，（自有種痘法以來此症稍少）以及其他傳染性諸病，雖非不治之症，然若為梅毒，斷其結果，則豫後不良者比比皆然。

先哲以麻疹痘瘡等，目為胎毒，（遺傳性梅毒之陳古者）雖其時病原學未明，不免有混同病原之弊，然遺傳性梅毒，對於小兒病有絕大關係，則不難推知也。

故治小兒病，以驅逐潛伏毒爲第一，易言之，即欲治小兒病，須先使母體無病而後可。

人或謂小兒罹病，未必其母亦病，然觀乳兒爲遺傳梅毒致病，則可知其母體亦含病原無疑。次於遺傳梅毒者，爲胃腸加答兒，此病之輕者，每母體未覺有病，而兒體已受影響，發同病之症狀，蓋大人抗毒力強，小兒抗毒力弱，故其發病有難易之別也，從此觀之，凡哺乳兒疾病，必原因於其母體之疾病，故治哺乳兒病，令乳母服適當之藥劑，治母病兼治兒病，（使藥力由乳汁傳於兒體也）爲最有效，觀夫百日咳加答兒性肺炎等，能由乳母服藥治愈斯病者，是可知其然矣。

胎病論

兒之初生有病，亦惟胎弱胎毒二者而已，胎弱者稟受於氣之不足也，子於父母一體而分而稟受，不可不察肺氣，肺氣闕乎皮毛，肺氣不足則皮薄性寒，毛髮不生，稟心氣爲血脈，心氣不足，則血不華色，面無光彩，受脾氣爲肉，脾氣不足，則肌肉不生，手足如削，受肝氣爲筋，肝氣不足，則筋不束，而機關不利，受腎氣爲骨，腎氣不足，則節軟弱，久不能行，此皆胎稟之病，隨其臟氣而求之，所謂強母弱父，生兒必弱，強父弱母，生女必羸也，故小兒有頭顱軟解神慢氣怯，項軟頭傾，手足痿軟，齒生不齊，髮生不黑，行住坐立須人扶掖者，此皆稟胎不足也。

胎毒者即父母命門相火之毒也，命門者，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繫胞，道家謂之下丹田也，夫質潔純粹之精女受之，所謂妙合而凝，鎔液而成胎，至於淫侏之火，蓄之則爲胎毒矣，蓋人生而靜，天之道也，感物而動，人之欲也，成胎之後，其母之關係尤緊要，凡思慮火起於心，恚怒火生於肝，甘肥火積於脾，淫縱火發於腎，五欲之火，隱於母胞，遂

結爲胎毒，凡胎毒之發如瘡疥流丹，濕毒癰癤，疔口，口瘡等症均屬之。胎寒者，母娠時患病，寒涼之藥過於多服，又或過食生冷兒受之，生後昏昏多睡，聞或吮乳瀉白此內因也，或百日之內，忽病戰慄，口冷手足踈曲不伸，腹痛啼叫不止，此生後受寒得之也。

胎熱者，與胎毒相似，由於母娠時，曾食辛熱炙燥之物，或患熱病失於清解，使兒受之，生後目閉而赤眼包皮浮腫，努身呢呢作聲，或啼叫驚煩，遍身作熱，小便赤澀，此熱也，若不早治，其變症百出矣。

(清熱解毒丹) 治小兒一切胎毒胎熱

川芎二錢，大黃二錢，黃芩二錢，黃柏二錢，炒黑牽牛二錢，薄荷葉二錢，黃連三錢，滑石三錢，檳榔三錢，枳殼三錢，青連翹五錢，京赤芍五錢，共有細末練密爲丸，如芡實米大，月內之兒，每服一丸，稍大者二丸，白水化服，但疊服後，微有泄瀉，則爲藥力行而病減矣。

(助虛扶羸湯) 治小兒一切胎寒之症，胎弱之症。

白豆蔻五分，肉豆蔻五分，人參三分，木香三分，白朮五分，肉桂三分，甘草粉五分，廣陳皮三分，茯苓四分，沉香二分，山藥一錢。

胎黃者，兒生下面目渾身皆黃如金色，二便秘澀皮膚生瘡，不思乳食，啼哭不止，此胎受濕熱也，宜用下列方。

(茵陳五苓湯) 母子同服，以黃去爲度。

茵陳八分，赤茯苓五分，白朮八分，澤瀉五分，豬苓五分，赤芍三分，天花粉三分，當歸身三分，川芎三分。

胎肥者，兒生遍身肉厚，肉色通紅，面色目睛俱紅，時時生痰，非佳兆也；乃病象也，如遷延滿月後，則漸漸肌瘦，所謂虛肥，實係由於血分壅熱而成。

(大連翹飲)專治胎肥：

連翹四分，芫麥四分，滑石三分，赤芍三分，木通四分，車前子三分，梔子二分，黃芩二分。

胎搐者，母娠時，曾因驚恐，氣傳於子，生後頻頻發作抽搐，漸漸身熱目青面色青，手足抽掣，牙關緊閉腰直身僵，睛邪目閉，多啼不乳，又名胎癇病。

(天麻湯)治胎搐：

薑製天麻六分，半夏四分，防風四分，羌活四分，膽南星二分，蜈蚣二分，鉤藤二分。

胎怯者，生下面色無精光，而肌肉瘦白，大便清白，而身無血，而無精彩，時時暖氣多嘔者，此即胎怯也，非育於暮年，即生於多產之婦，成胎之際，元精既已澆漓，受胎之後，氣血又難長養，以致生來怯弱，如不急速調治，每多夭亡。

(調元湯)治胎怯：

人參一錢，白朮八分，茯苓八分，橘紅五分，當歸五分，枸杞子一錢，甘草一錢。

盤腸氣者，俗稱內天吊者也，皆因胎氣鬱結，壅積，榮衛五臟六腑無一舒暢，其氣不能外降，築隘於腸胃之間，抵心而痛，其聲漉漉，如貓吐惡，乾嘔口開，手足皆冷，治宜疎氣通氣之法。

(調中飲)治盤腸氣：

木香一錢，川練子八分，白茯苓六分，肉桂心四分，炒青皮三分，炒萊服子三分，檳榔三分，炒枳殼三分，炙甘草三分，沒藥二分，白鹽二分，爲引。

不乳者，小兒生下二三日間，忽然不乳者，啼哭者，腹痛者，當用木香五分，丁香五分，乳香五分，當歸三分，甘草三分，煎湯服之，此名爲三香飲。

小兒客忤，由兒真元不足，神氣未充，故外邪客氣得以乘之，內經云，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，不治其虛，安問其餘，忤者謂外來八畜之氣，忤觸其小兒正氣也，或因生人遠來，或因六畜暴至，或抱兒戲騎牛馬等，或是父母騎馬歸來，未及換衣，即抱其兒，則馬汗不正之氣受忤，此外因之客忤也，其症口吐青黃，或白沫，面色變異，喘急腹痛疹痛，反側不安，手足痠癢，第此正神昏亂耳，治當外用塗額法，內服搗生飲。

（塗額法）專治客忤等症（額即額頂鬚門）

竈心土五錢，明雄黃二錢，麝香少許。

共爲細末，棗肉和勻，捏作一餅子，照頂上額門貼之。

（搗生飲）爲客忤內服治療方：

製南星五分，南木香八分，法半夏五分，北細辛一分，漂蒼朮三分，石菖蒲三分，炙甘草二分，鮮生薑五分。

復有內因客忤，兒平日所喜者，乃戲而奪之，或平日所畏者乃戲而恐之，凡親愛之人，喜吃之物，喜玩之物，心之所繫，口不能言，一時不能遂其心志，其候昏昏喜睡，治宜先順其志，同時當用下方：

(沉香安神散) 治內因客忤。

人參六分，白朮六分，陳皮五分，枳殼五分，桔梗三分，青礞石一分，炙甘草一分，沉香一分，辰砂一分，川連二分。共爲細末，麥冬煎湯調下。

小兒頭顛之症，多由於脾胃而得，又頭爲諸陽所會，七竅居焉，故小兒之頭，四時宜涼，但見頭熱即有病生，宜預防之。

解顛者，謂頭縫開解，以手摸之，其顛骨不合，是由賦稟不足，先天腎元大虧，腎主腦髓，腎虧則腦髓不足，故顛爲之開解，然人無腦髓猶樹無根，重者則不過千日，則成廢人矣，其候多愁少喜，目白睛多面色慘白，宜服六味地黃丸，外用後列封顛法：

(封顛法) 天南星不拘多少，以薑汁炒研爲細末，用醋調塗於絹布上烘熱貼顛上，以合爲度。

顛腫者，顛門腫起也，脾主肌肉，若哺乳不當，飽饑無度，或寒或熱乘於脾臟，致使膽腑不調，其氣上衝，爲之墮脹頭突而高，如物堆垛，毛髮短黃骨蒸自汗，然亦有寒氣衝上而腫者，十之一，熱腫者十之九，更有包裹嚴密，蓋覆過厚，陽氣不得外出亦令赤腫，外用封顛法，熱腫者用瀉青飲，寒腫者用參蘇飲。

(瀉青飲) 青黛八分，川芎八分，梔仁五分，龍胆草三分，當歸身五分，北防風五分，大黃二分。

參蘇飲 人參五分，茯苓五分，枳殼二分，桔梗三分，半夏三分，前胡二分，紫蘇葉二分，葛根二分，陳皮四分，炙草四分，生薑三分。

按以此種頭部症論之，皆多屬於內因者，又有感受流行瘟疫時氣而得頭部症者，必現頭大圓腫，俗名大頭瘟是也。

顛陷者，有因泄瀉久而氣虛弱，不能上充腦髓，故下陷如坑，此乃胃虛脾弱之極宜急扶元氣，若與枕骨同陷者，百無一救，此中有稟父母精血不足者，其兒病於先天者，有因久病而陷者，而枕陷尤甚於顛陷，二者皆因腎元敗絕之症也，當用下方：

(參耆白朮散) 人參錢半，白朮一錢，茯苓一錢，山藥二錢，桔梗一錢，蒼朮仁二錢，建蓮肉二錢，灸甘草三錢。

天柱骨倒者，小兒外視體肥容壯，不為瘦悴，孰知形體過肥，中氣愈弱，是盛於外而歎於內也，忽然項軟倒傾，此肝經素積風熱也，當用小柴胡湯加葛根三分，當歸四分，白芍五分。

有因久病之後或泄瀉日久，忽然頸項倒傾，名為天柱骨傾，最為危候，速救真元，尚可保生，當用十全大補湯加鹿茸。有小兒生下頸便軟者，胎氣不足也，由稟父之腎元虛敗，其病亦種於先天者也，當用下方：

(扶羸地黃湯) 熟地二錢，山藥二錢，山茱萸一錢，鹿茸三分，丹皮三分，茯苓一錢，澤瀉六分，五味子三分，故紙四分，總而論之，此證多係真陽大敗之候，總宜保救真元是其大要，外以生筋等藥貼之可也。

(生筋散) 治筋軟無力，天柱骨倒：

木鼈子六個，貝蔴子六十個，去殼洗淨，以藥研如細泥，先以手摸摩兒頸令熱再調藥塗頸項。

(小兒科卷一終)

41

104336

31

天津國醫學院編
新國醫講義教材

夏

小兒科卷二

專發學員功課
非賣品

院址：天津英租界三十二號路義慶里八號
院長：尉 稼 謙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(卷二)

論小兒驚風之原因

揮鐵樵曰：小兒驚風，有正因，有副因，有遠因，有近因，是當先明驚風之各原因，飽食則胃擗大，飽食而有外感，則不消化，既不消化，復進食，則胃擗太過當，欲收縮而不能，胃神經乃起反應以爲救濟，則異常緊張，體溫本當集表驅逐外感，因胃中有積，反因急於救裏，而表熱不壯，則胃中溫溫欲吐而面青，緊張之胃神經受影響愈甚，全體之運動神經皆見緊張，其著於外者，則爲手指顫動，或拇指食指交叉且握固而有力，握固交叉，乃癲癇癩之最初一步也，此其一。猝然與驚怖之事於值，則心跳，心跳者，非心跳，乃心肌神經欲疾速供給多量之血於大腦，俾得應付外界可怖之事，因爲勢太驟，秩序凌亂，瓣膜閉啓失職，故感震盪，從此等形能觀之，可知神經之源在大腦，而其關鍵在胸前之交感神經節，故心跳而頭不痛，凡心肌神經胃神經，肺與肝膽纖維，皆一個系統，與神經節爲之總約束，故凡感驚怖者，心無不跳，而與心跳同時並見者，呼吸如窒，胃中痞滿，下糞作青綠色，面無血色，其面無血色，即所謂面青乃肝病，呼吸窒乃肺病，糞作青綠色，乃膽汁不循常軌，胃中痞滿，乃胃神經緊張也，凡此皆神經反射動作，不由意志命令，不過阻力，則其勢力自消，若有物爲之梗，則其勢力增進，心肺肝臟皆無物爲神經之阻力，若胃中空虛，亦無物爲阻力，故飢時總遇恐怖，亦不必即病，惟當飽食之後，而遇驚怖，則胃中食物，乃與神經爲難矣，飽食而遇恐怖，所以能成癩癩之驚風者，其理由如此，此其二。傾跌固無不與驚怖爲緣，而傾跌之受傷者，則更於驚怖之外，多一創痛，創痛乃末稍神經直接受傷，此有淺深兩種，淺者爲皮感覺，



深者爲肌感覺，此種感覺神經，其源來自延髓中之神經系，故因跌仆受傷而病者，往往易病頸項反折之脊髓膜炎症，是較一
二兩項胃神經起反射者，更多一種副因，此其三。小兒患傷寒痧子，最初皆有太陽症，皆當發表，不敢發表，而用無用之藪
衍藥，繼之以甘涼，繼之以攻下，是太陽始終未罷，太陽未罷而誤下，熱陷病深，安得不波及神經，此由藥誤而造成之驚風
，爲驚風第四原因。

此外驚風之原因，更有二種，其一曰秉賦，其二曰環境，其父母以腦自存於世者，則嬰兒多聰慧，其父母以力食自存於
世者，則嬰兒多頑強，其父母席豐履厚，無所用心，惟以飲食男女爲事者，則嬰兒多脆弱而愚鈍，由前二者言之，箕裘弓冶
，西方進化說之所由來也，由後一者言之，盛衰轉轂，東方循環說之所由來也，其他特異之嗜好，偏執之性情，嬰兒之於父
母，殆無不如影隨形，如嚮斯答，欲窮其說，累紙不能盡言，若其父母多抑鬱憤懣，則嬰兒多神經質，不病則已，病則必驚
，驚且難治，是爲遠因，尋常處境素豐者多驕，處境澁者多諂，若濫之以學問，漸之以閱歷，則又適得其反，富貴而能
好禮，貧賤而反驕人，此兩種孰是孰非，乃解定人生問題所當有事，若問何以有此變化，則神經應付環境之作用也，自有知
識之日，卽神經應付環境起變化之日，故嬰兒之腦筋，亦復有此作用，世有初生卽不得於父母者，又有撫育於殘酷之後母者
，如此嬰兒，其知識輒早熟，雖在襁褓之中，已自知其笑啼足以取罪，而善於望顏色承色笑，此爲人生最慘酷之境界，而言
病理，則爲造成驚風之一種原因，是爲遠因中之近因，更有嬰兒之患癆瘵者，因血少神經枯燥，發熱則易見抽搐，此固非常
見之事，又有乳媪有隱憂悲感，會逢其適，嬰兒亦有容易成驚之理，惟此事較爲不可捉摸，然此二者，苟其有之，必爲驚風
之重要副因，可斷言也，諺云，單絲不成綫，凡病皆非單純一個原因，驚風爲神經系病，較之傷寒爲深，其來源較爲複雜，

至少當具上列原因三個以上，若僅僅兩個原因，而成驚風者，甚爲罕見，例如驚怖與飽食，最是能造成驚風之事，然僅僅驚怖飽食，不病也，當時縱神色異常，須臾即能自恢復，蓋生理之自然弛張力，與自然抵抗力，足以勝之，故嬰兒偶然啼哭不止，或神氣不澈活，只須少與食物，一二日便能勿藥自愈，若撫育者慢不經心，姿與食物，則因驚怖之故，已食者不能消化，繼進者遂如極蕪，而養生之品，反與本身爲難，兩個原因以外，加第三個原因矣，既有三個原因，自無不病之理，然病發仍有遲早，則因自然抵抗力與弛張力未至竭盡無餘之故，但此時必已有顯然可見之病狀，如不思食，不大便，或便溼澀赤，口渴煩燥，痰多之類，意近人所爲前驅症潛伏期，即是指此種病候，繼此而有第四原因，病乃立發，所爲第四原因，隨處皆是，不召自來，即如和風晴日，爲衛生上最有價值之物，至此亦皆與疾病爲媒，因既有以上三個原因，本體所有弛張抵抗力，已極形恐慌，無復有對付外界之作用，外界萬事萬物，皆得而侮之也。

以上所言，爲最普通最多數釀成驚風之途徑，若復值疫癘流行之頃，喉症或痧子猩紅熱與驚風並發，則原因更複雜，病乃重險，多數不可救藥，若各種原因之中，並未受恐怖，即便發熱，亦不必成驚，然必治之得法，然後可免，若傷太陽症，當然以仲景法爲準，無汗當汗，不得橫亘一溫病忌表之謬說於胸中，致失表延日，坐令熱壯，痧子猩紅熱，亦復如此，然僅僅失表，猶之可也，輕藥延宕三數日，太陽症仍在者，仍可用麻黃葛根等湯挽救，若犯以下兩事，則病深而必成驚風矣，其一見其唇乾舌燥，恣用石斛涼遏，使熱無出路，則神昏譫語而抽搐，其二見其喉間有痰，妄用回春丹等攻下之藥，致胸膈痞結，表熱陷裏，肢寒頭熱，大便泄瀉，此種因誤藥而成之驚風，極難治，當其既經誤藥，尙未成驚之時，亦極難治，蓋此爲壞病，麻黃葛根等已不適用，且正氣被傷，邪熱反因正虛而熾盛也，驚風原因，以誤藥爲最惡劣，以云挽救，實無善策，可

今所以重疊言之，不能自己者，願天下讀吾論者，咸能了了於胸中，不致使庸醫爲刀俎，而以自己子女爲魚肉也。

對於驚風病症之淺論

陸自量曰：攷從前方書，向來沒有驚風的名稱，就是到了宋元以來諸家發明後，即起你辨我駁，名稱複雜，有幾位說是無汗爲急驚風，由痰火蒙閉而成，有汗爲慢驚，由木橫侮土而成，以致現在的兒科專家，都認他做爲一種小兒的普通病，所以每見小兒有外感病後起了特殊的變化，不將澈底根據，即說是驚風病，甚而致於一發熱後即說是驚風病，那末今日之下的小兒病，幾幾乎成爲驚風世界了，雖然，驚就驚罷了，再上一個風字上去，以風善動的狀態，來作爲拖尾巴，更屬可發一笑，不知驚的一字，從解釋說其意義是屬勉強的，其意義勉強，自然驚字不能成立爲一種病名，只可說是一種症狀，從比較起來，此症直與金匱裏的瘧字相彷彿，此症有急慢兩類，瘧症亦有剛柔兩種，剛柔兩瘧，亦是症狀，並不是病名，他的病名是太陽病，就是膀胱經的感症，此症也是外感爲病名，因爲這兩種症狀，未嘗不係外感後的變化，症狀是由病產生出來的，現在外感是病，沒有那病，就能說也沒有這種症狀了。此症照愚意一孔之見來觀察，簡直的乃小兒受病後，腦經受過分刺激神經起特別變化的緣故，換言之，就是驚的積極性和消極性的區別；無所謂怎樣是急驚，怎樣是慢驚，再考古書，惟千金最爲注意，於兒科中特設驚瀉一門，而瘧症亦統論於內，他說道，「少小所以有驚瀉及瘧症，皆由臟氣不平故也，」他以臟氣不平爲致驚的原因，細究此言，很有合今之新學識和生理作用，原文說的臟氣不平四字，臟是五臟也，氣即神經也，不平即不十分堅固的稱謂，就是裏面的五臟還沒有堅固，五臟既不堅固，腦經當亦不強，自然神經質亦柔弱，怎能再受外侮來侵略，假使真的受了外感，那末自然直達腦際，腦神經起非常的態度了，小兒外感易侵於腦，從此可知，更有成驚的原因，因抵抗力薄

弱，病者直侵厥際，引起高熱，由精毒的積滯性，神經立起緊張，同時引起反射運動，手足就此拘攣，頸項處此強直，兩目亦就此直視，這就是所謂急驚的現象，對於慢驚的說法，亦係病毒的潛極性，慢慢兒傳達到裏邊，那末外面的反射運動也不見了，惟有膚冷，瀉薄，精神反見怠惰，先由五臟裏面起了病理變化，漸漸蔓延，最後達到大腸部分，這也就是由原文所講臟氣不平的意思，此是古人亦從經驗所得，雖然沒言及腦，而腦的意義，已暗合在裏面，不過言之太簡，未曾詳細的解剖，遂使後來的人們，把徒前玄妙之談，當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古訓，不想革新舊說，只有依樣畫蘆葫的當作指南針了，又有上文所說的無汗爲急驚，由痰火蒙閉而成，有汗爲慢驚，由木橫侮土而成，殊不知無汗與痰多，皆係神經興奮後，表層的微細管與諸血管亦隨之緊張所致，有汗則反是，致於木侮土橫而成，是屬幻妙之談，無有把握的餘地存在，然則治驚的方法，雖有化痰，鎮逆，消食，健運，及金石通靈諸品，這是皆屬對症治療的法子，今再將顯著的來一譬之，如傷風後起的咳嗽，傷風是一種病原，咳嗽豈不是發生的症狀麼，把病原和症狀來比較，是絕對不同的，由此而觀，更可以證明驚風是一種純粹的症狀了，所以我們看病的決不可將病原與症狀籠統混合，應當先要明白他是原來的和產生的，不然在臨症的當兒，辨症既雜，亂投藥，用藥亦龐雜無序了。

驚風的原理

、鄒文凱曰：驚風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，依我看來完全是神經反射動作所致，神經爲什麼起反射，是有四個原因，第一是營養不良，第二是調護不周，第三是驚恐，第四是藥誤，第五是奶娘的不是，但照金匱上說，太陽病汗多則瘧，誤下亦成瘧，這種瘧，都是由於誤下失脫津液，神經感着沒有濡潤，起瘧瘧的反射作用，以前韓鐵樵先生認驚風爲發熱而神經受寒所致，

語也有熱極生風的句話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，因為發熱是體溫亢盛，愈亢盛，身體內的各種成分，就要燃燒殆盡，神經就要感着失榮而起痙攣的反射，這種反射，是不由意識命令的，（在成人就是諺語直視，循衣摸床），假如沒有藥物來糾正，就成一往不住的局勢，非至死境，絕不休止，吾嘗至此，吾悟得吾今所說是屬急驚而言，是屬實的，是病在陽明，所謂慢驚，即是太陰病，所以古人說慢現屬脾，這話到有見地，因為凡是慢驚，大概都是泄瀉，或其他太陰的各種見症，用的藥，也無非冀附為主，惟其如此，慢驚的見證，當然可怕，什麼身冷力小呀，微搐無聲呀……種種惡候，都是身體實質的表現，內部組織毀壞的明證，以云挽救，本屬難哉。

何謂作驚

阮其煜曰：在普通一般的人說來，驚可分為急驚，慢驚，我看見了許多小兒科的中醫，若見了孩童患發熱的病，已經有五六日而熱度不退的，在他的方子裏就寫着防驚二字，於是病家就去找一位挑筋的醫者，去挑筋了，在心理上言之，醫者最怕驚，病家也最怕驚，我遇到許多患熱病的小孩，他父母最注意的一個問題，就口口聲聲的問說，會得成甚麼，似乎你只要回答他說，不會，他就可以完全放心，若是說，要防驚的，他心中就要起了極大的驚慌，好像獨有的驚病是危險，是致死的一樣。

我對於這些病，要說的話，約畧如下，驚不是一個病，是一個病狀，就是抽筋的病狀，就是腦的運動部受刺激的緣故，在尋常的熱病，因為熱度太高，所以有抽筋，熱度不高，沒有抽筋的，尋常的熱度過高的抽筋，就是叫作急驚，尋常各種虛弱病因虛弱已極的時候，所現的抽筋，就是叫作慢驚。

其實呢，急驚最重的是指流行性的腦膜炎，慢驚最重的是指慢性腦膜炎，這兩種病，却是一種難治之病，可怕之病，至於尋常所見，並不是這種的病，不過因熱度過高之抽筋病狀耳。

小兒驚風用全蠍蜈蚣蠶蟻蕪蛇虎睛之原理及區別

羅鐵樵曰：凡全蠍，蜈蚣，蠶蠶，蕪蛇，虎睛，乃弛緩神經之正藥，抽搐，拘攣，撮口，直視，得藥可制止，惟其能制止，故有撮風撮風諸方名，而此數種蟲藥之中，亦有等級，蜈蚣為最狂，全蠍為最平，用全蠍蝎尾不能制止之風，用蜈蚣則無有不止者，然亦有宜有不宜，驚風以撮口為最酷烈，非蜈蚣不能取效，尋常抽搐，則全蠍足以濟事，不宜蜈蚣也，蜈蚣所以不相宜，正為其性太狂悍，此物服後，眼鼻均覺乾燥異常，此為他人所不知，而吾獨知之，神經賴血為養，血行則賴神經調節，此從形能上考察，殆甚真確而無疑異者，既二者有互助作用，則弛緩神經，不宜燥血，令照蜈蚣而眼鼻俱乾，是蜈蚣能令血燥也，一方面弛緩神經，一方面令血液化燥，則血既燥之後，神經失養，行且變硬，既變硬，縱欲弛緩之，不可得矣，故蜈蚣之熄風，乃不得已偶一用之，非可視為延壽丹長生果者，抑凡藥物治病，無非不得已偶一用之，人參常服且不可，何況此等毒藥，若全蠍則較平和，蠶蠶次之，蟬蛻直無甚用處，蕪蛇重於全蠍，少用無效，多用味腥，令人作嘔，虎睛每對價可十四五元，余曾購之，擬合丸，未自服，亦未用過，藥店出售之虎睛丸，曾見人用之不效，以虎骨之有效推之，虎睛當有效，懸擬之說，不足憑，是當證諸實驗，此蟲藥性味雄烈與和平之大較也。

治驚風用蟲類藥之研究

蔡松巖曰：驚風一症，古名痙症，為小兒重篤之疾病，方書所載，有分類至七十二種之多，其實皆以象形立名，荒謬不

可究詰，要而言之，不外急慢二種，同爲小兒腦神經常見之疾患，時賢權鐵樵曰，凡驚風以蟲類爲特效藥，此事實上積久之經驗，執果溯因，可以斷定，蟲類能弛緩神經急，現在之生理醫化學，尙嫌程度幼稚，不足以知其所以然之故，松巖對於此說深表同情，閒嘗研究蟲類所以愈驚之故，及小兒服蠟何以不發生中毒現象，得以下之理論數則。

(一) 蟲類神經之矯健，遠勝過人類，試挾蟲首，見其肢體尾閼，並不即死，此猶於毒蟲爲然，蟲類之喜於走竄，亦因其神經具有運動特長之故，試觀壁虎之尾，其神經有自主性，斷其尾而尾動不已，古稱百足之蟲，死而不殞，蓋因蜈蚣若遭切斷，節節亦有生命，若蟻之攢食，能曳其本身多倍之重，蚤之縱跳，能超其本身數百倍之高，今以富有神經活潑力量之蟲體，以治神經緊張之病變，比之於近代醫學上以動物之腺體，治人類之腺病，其理固甚接近也。

(二) 吾更以蠱毒例之，兩粵往昔有蓄蟲者，聚多種之毒蟲於一器，任其自相殘殺，剩其最後碩果僅存之一，而培養之，或以其糞，或以其屍體，持以毒人，人中其毒，往往如醉如狂，或逼體如蟲行，或驚恐不安，搖擗顛動，疑神疑鬼，不可終日，若蟲類亦有靈魂附着者然，方書故甚其辭，視爲不可思議之妖術，其實無非假蟲毒以刺戟人之神經，淆惑人之思想，病者忽攫神經疾患，惘然以爲必上妖管耳，觀其服金石鎮靜藥，則毒易輕解，非金石藥真能辟邪也，亦由蟲毒飛揚赴竄，得鎮靜劑而安定耳，吾人觀於蟲類最毒之蠱，其亂人之神經之病理現象，可以想見藥用之蟲類，其弛緩神經之治療，非奇特也。

(三) 蟲類就蠟而論，考蠟之毒素，存於尾腺，在動物試驗上，爲一種神經毒素，依照克氏(Claus)試驗之法，每蠟可得一蜜瓦之乾燥毒，在(Calmath)松下氏之試驗，蠟之乾燥毒○·○五蜜瓦，足以殺白鼠，○，一蜜瓦足以殺海鼠，○，五蜜

瓦，足以殺家兔，但於皮下及靜脈注射，則逞其毒作用，若由消化器攝取之，毫不害也，又考蠟毒若經煮沸半小時，其毒力完全消失，至於在動物試驗所得之症候，一，刺戟局部，二，毛逆立，三，跳躍，四，筋肉痙攣，五，流淚，且有乳樣分泌物，六，異常之嚙下運動，七，後肢強直，八，麻痺，九，遺尿便血，十，呼吸困難，心動停止，余按蠟毒在試驗上，具此急性的神經症狀，其毒力似比侵害腦膜之流行病菌為遠過，又似乎抽去毒腺，剩有殘毒之藥用蠟，除能緩和織神經神經緊張之尋常驚風外，且對於易罹有害腦系病菌之小兒，亦有相當之抗毒力，於此益可證明蠟類在治療作用上之神經性，反之，吾人見小兒特有之驚風，得緩和神經之蠟類而有效，益可證明驚風在病理上之神經性，總括以上的理論，畧得以下的結論。

(一) 蠟類之緩合神經作用，是興奮而非麻醉的，因其有強心之故，即至於虛脫者，亦不甚見用。

(二) 蠟類藥內服，凡散較煎劑之力量為大，因煮沸可以破壞毒力之故，且消化器能分解蠟毒素，故雖腸胃薄弱之小兒，服蠟蠟全蠟，亦屬平安。

(三) 藥用蠟類之成分，至今尚未有人將其分析明白，但因不失其歷史上和事實上之醫療作用，吾人益信中國藥物成分之複雜，如欲一一確定其效用，非少數學者，在研究室中，所可一蹴而幾也。

急驚之討論

張滄石曰：病因 急驚一症，多緣小兒脾胃薄弱，乳積內蘊，化生痰熱，誘動肝胆風火，上衝犯腦，腦部受其刺激，故顯現種種惡象，即六淫外感，一至化熱陰傷之時，風火失涵，亦有轉成此候之傾向，要皆不得名之曰驚也，其有耳聞異聲，目見異物，轟然仆地者，始可以驚稱之，蓋小兒心氣未充，腦髓未實，神經易致緊張也。

症象 身熱面紅，煩躁，手足抽掣不定，口中氣熱，喉有痰聲，大便乾結，小溲黃赤，脈弦滑數，舌絳苔燥或黃，鼻染筋現青色，虎口脈紋紅紫，甚則竄視反張，牙關緊閉，脈伏，若因驚而起者，必先有神呆恐怖之象。

治法 病雖由於風火衝腦，究其緣因，則屬於痰熱緊搏而成，徒事金石鎮降，必將邪機遏伏，治宜運其乳積，化其痰熱，畧參熄風清火，病無不愈，導痰湯加減主之，如病熱迅急，關竅閉塞，宜先以通關散吹鼻取嚏，後投此方，或新定鉤藤飲亦可，大便不行者，宜涼腸散，如確係受驚而起，則虎珀抱龍丸牛黃抱龍丸，金箔鎮心丸之類，始稱合劑，至於外治之法，宜蚯蚓泥五錢，單桃仁五粒，苦杏仁七粒，生山梔九粒，萊服子三錢，乾薑蒲六分，（或胡椒）共研細末，以雞子清一個，蚌竹瀝五錢，和入飛麵一撮，調敷手足心，男左女右，功能降痰清熱，藥力之不逮，且嘗有一禁即愈者，余屢驗之矣，愈後每日煎服資生丸或參苓白朮丸，以資調理，否則容易轉成慢驚也，若夫六淫爲病，一至未傳，而見此候，上述諸法，却又不可妄試，宜大小定風珠，加減復脈湯，六味丸等，育陰柔肝，俾神經得以甯靜，但世醫不察，恒多視爲驚病，混投驚方，往往轉捷戕生，病家死而不恐，治者誤而不悔，彼此夢夢，亦可慨也夫。

慢驚風之研究

許小士曰：慢驚之病理，自未有神經之說以前，則統以病久脾胃虛寒之甚，肝木乘時來侮之說爲說，自有神經之說以後，則因本症非大溫補不能挽回其性命，故謂寒氣上冲腦神經所致，以自圓其說，此時賢張山雷王勉能二氏之學說也，其實不然，前者之說，向爲時代進化所關係，後者之說，純屬臆測，何以言之，凡造成慢驚風之小兒者，其因緣甚久，除大病及攻伐太過外，大都爲平素營養不良。心機逐漸衰弱復因吐瀉爲誘因，（此種吐瀉，以慢性者居多，）或因中寒而患泄瀉，因而

屢治不止，以致腸胃之機能全壞，全身液體，因泄瀉之關係以奔喪殆盡，無法補充，於是心機之工作，愈感疲勞，所以然者，因脾胃為後天最重要之器官，（此脾字，不是解剖上的脾，是指腸胃的功能，這是古人簡稱的名詞，讀者不可不知）蓋我人自呱呱墜地之後，人體內各臟器之養料，俱皆取之於腸胃吸收的，以償其新陳代謝，而營其繼續發育的常規，不幸為營養之不良，心機之衰弱，血管所載之養料，不能充分的運至各臟器，以應各個的工作，於是全身均感貧血，腦為最高之地，尤必須多量之血液，以供其工作，生理的神經，亦必得血為濡養，然後始能發展其功能，今因營養不良，心機衰弱之故，因之腦部亦感貧血，腦既貧血，則神經無充分血液為之濡養，隨亦衰弱，神經衰弱，則其功用不顯，此自然之理也，故病兒之面色蒼白，（因顏面貧血，）山根緊筋，（因靜脈回流緩慢，故青筋暴露，）毛髮稀疏，（血液不足所致）夜間時出冷汗，（末梢神經衰弱已甚，）脈搏沉微細弱，（心房衰弱之故，）手足冷，（因心房衰弱之故，致勢力難達四末，體溫無法輸送，故手足冷，）凡此種種，謂非營養不良，心機衰弱所致之鐵證乎。

然姑無論有吾上列所說之素因，或大病後而作者，其誘因俱為泄瀉，或吐瀉並作，（此種吐瀉，不屬於霍亂，是局部中寒所致，仍屬于慢性者多，）而此時所瀉出之糞便，多清水無臭，完穀不化，或完全為青色便，其有所吐出之食物，亦大多不消化而寒冷，所以然者，腸胃的機能已壞，細胞生活力，已不能發展其勢力，（古醫所謂腸氣衰微）審是胃既不能容納，腸又不能滯留，液體奔集腸胃，救濟之法已竭，而此時腸胃之反射機能，復非常充盛，作最後之興奮，故泄瀉嘔吐不止，腸胃神經反射太甚，勢必波及於腦神經，故腦神經亦作最後之反射，以謀自救，如是則病兒之種種不隨意的動作，遂逐幕表演矣，彼張王二氏之謂為寒氣上沖者，絕無理由，僅知慢驚症，非大溫補不能回其黍谷之春，即以爲腦神經爲寒氣所激，蓋秘

當然之說耳，然則此腦神經何故作最後之反射乎，曰、蓋因上面所說的環境受累而來，非急驚之腦炎影響本身者，所可同日而語，惟其如此，故反射之動作非常無力，所謂虛性興奮是也。

古醫對於本症之病理，雖未明言係因心房衰弱而致之腦貧血症，惟其治療之藥物，至有價值，蓋其藥理含有強心，興奮，刺激，吸收，鎮靜等作用，因強心則心房強張有力，血運能達四末，機能一轉，則泄瀉可止，泄瀉止則全身液體，不致盡奔，而各臟器且能回復其吸收與分泌等作用，同時胃神經之反射動作，可以鎮靜，腦神經不受影響，復因心機之供給血液於腦部者，不虞不足，（因心機有力，則血液循環可以如意，如是則腦動脈管不致貧血空虛，故曰不虞不足），故腦神經之反射，亦勢必停止，病隨愈矣，惟古來各方，以加味理中地黃湯為最可貴，因此方之成分，完全含有上列等藥理作用，餘方則僅有出入，學者於臨床時斟酌用之可也。

治小兒感証虛証論

俞修源曰：吾國十三科中，惟小兒最稱難治，故古名之曰嬰科，以其疾病困苦，不能自達也，其實外感不過六淫，內傷不過飲食驚疳而已，苟診斷精，認症的，雖病變千萬，若能於面色苗竅中，細心診察，神而明之，精而通之，自不難奏效于頃刻，然不精於大方脈科學，婦人科學，透澈生化之源者，斷不能精小方脈科也，彼夏禹錫謂醫有十三不可學者，殆亦其難其慎之意歟，嘗慨世之兒科，兒有感證，不能明辨六氣中所傷何氣，定不出各種病名，遂強將一驚字混入，藉口漫稱為驚風，杜撰許多驚名，欺騙病家，病家反聽信之，以為小兒防範難周，焉有無驚之理，適中亂推亂拿，亂灸亂挑，不學無術，妄稱專家之流毒，自宋迄今幾成爲驚風世界，前明方中行喻嘉言，前清程鳳鶴陳飛霞諸前哲，力闢驚風，而世俗不悟其非，不

知其謬者，吾國病家之黑點也。往往因不識六淫感證，釀變癩瘕痲瘋，因之夭斃者，目擊甚多，良可慨焉。若夫虛證，小兒稚陰未長，固以血虛陰虛爲最多，故吳鞠通以存陰退熱爲第一妙法，謂調小兒之味，宜甘多酸少，如錢仲陽之六味丸是也，然小兒稚陽未充，氣虛陽虛者，亦間有之，故錢仲陽以五味異功散七味白朮散補氣虛，閻孝忠以附子理中丸半硫丸補陽虛，樓賢如薛立齋以四味河車丸氣血雙補，萬密齋以補腎地黃丸陰陽並補，此皆治各種虛證之名家也，雖然，小兒臟腑薄，藩籬疏，易於傳變，一遇感證，則爲虛中實證矣，小兒神氣怯，膽汁稀，易於感觸，一受客忤，則爲實中虛証矣，故虛中實，實中虛，尤爲治感証虛証者之難乎其難，所最宜注意者，嬰兒柔脆之臟腑，消化乳食，尙且不逮，何能再加猛烈峻重之藥性，豈有不反增藥病者，故宜於按摩薰蒸針灸，敷貼等外治法，必要平時習練，始能於臨証之際，克奏鉅功，穩而速效，即不得已而必須用藥，當以輕清靈穩爲首要，如外感風寒，解肌疎表，每味幾分可矣，藥味亦不宜多，如藥多而重，則藥反過病，病必不能愈也，惟痘瘡二症，則宜重而不宜輕，輕則藥力不逮，亦不能愈，何則，痘瘡二症，乃先天之火毒盡發於外，是以人生每只一次，非此比他病之常有，小兒病瀉者多，痢次也，疳又次之，其症由於暑濕挾食滯者，十有七八，治以芳香醒脾，遂穢，內清暑邪，佐以化積之品，一二劑即愈，其若日久脾虛，則佐以健脾之品，治是症用是藥，無不應手而愈，方則每多相同，其消食切忌溫燥，以致胃液乾枯，不能敷布於上，而爲腹硬咳嗽，變成疳癆症，如芳香則宜藿香藿蒲佩蘭藥佛手柑等，清暑則宜鮮荷葉西瓜翠六一散黑山樞青嵩條芩川連等，苦味堅腸，且以止痢，運氣則宜廣皮木香檳榔腹皮等，消食則宜神麩穀芽麥芽山查蘿葡英五穀蟲雞內金之類，健脾則宜東洋參茯苓炒麥冬炒扁豆甘草粳米之類，養胃陰，則宜石斛麥冬木瓜烏梅之類，利小便，則宜車前子澤瀉滑石之類，殺蟲則宜胡黃連樞子使君子棗兒檳榔之類，然必佐甘藥能誘之，使蟲喜甘而求

食也，以上諸藥，看似平淡無奇，然治小兒諸病，或疳積腹硬，青筋突起，或夏疰不食，體日羸瘦，或肝強多怒多啼等症，皆可變化治之，每多取效，而藥亦不出以上數味而已。

小兒臍風之研究

許小士曰：臍風之病原，係由臍創部所誘起，中西學說無異，惟西說多認為破傷風菌所作祟，中說除孫思邈氏概述外，其餘諸家，概以臍部中風中寒水漬等為說，亦甚有理，依藤龜治郎嘗有疑本症非破傷風菌所傳染者，其言曰，曾有初生兒於熱浴後，屢起破傷風者，經產婆熟察其理由，知初生兒本由強直性痙攣之傾向云云，其實初生兒未必完全屬於有強直性痙攣，所以然者，因初生即行入浴有以致之耳，凡人體之有瘡瘍未愈者，因浴後，局部瘡瘍，往往續發炎腫而醱膿，因浴則體溫騰升，局部新組織之肉芽，受高度體溫之蒸釀故也，故初生兒因浴後而致本症之危險者，亦此理耳，總之臍部之創傷，若有不慎，如斷臍時之手續太緩，或斷臍後隨即入浴，或有水濕，或則尿液漬浸，或因綳帶之不潔而致，此臍創部之組織發炎而醱膿，因醱膿而必生菌，此各國醫學家之主張本許為菌所傳染者，要非無理之談也，惟千金方中，亦頗有論及，惜夫後人竟無進一步之研究耳，故初生小兒之斷臍，貴用手術靈敏之助產婦為之，而各種助長組織與夫消毒之藥粉，及營經消毒之棉花繃帶，蓋必十分注意也。

是故兒之一離母腹，而胎盤不致墮下者，則須立即斷臍，蓋此時胎盤內血管之血液，受外界冷空氣之同化，溫度已完全喪失，溫度已完全喪失，換言之，此種喪失溫度之血液，即為敗血，故若不從速斷臍，則此種無溫度之敗血，可致臍部之發炭醱膿，而來本症之危篤，可斷言也，又初生兒之感覺神經，極其敏銳，臍部既感重創而發炎，體工有救護之功能，故必起

反射，以爲救濟，體工之反射，調節神經爲之，然此反射救濟之目的，正所以救護臍部之巨創，孰意此救濟之工作，竟爲兒之致命傷耶。

神經起反射，則血液受調節而奔集其創部，審是則臍部及腹部，均爲本病之戰爭點，臍創部既發炎，局部神經，當受重大之刺激，同時腹部之神經，猶爲多量血液之壓迫，故腹膜發炎而脹滿，初生兒之感覺，神經既極敏銳，則其所受之痛苦，當有不堪言者，惟不能言語，不能言語，則必以啼爲代表痛的感覺，於是多啼而不寧睡矣，故生小兒之多啼，醫者當注意其臍創部，有無特別形狀，而後確定處方，方不致誤，又初生兒之嘔吐涎沫，亦爲臍風病前驅症之一，因初生斷臍以後，其內臟之官能，以自開始其工作，今因臍部發炎之影響，間接而及于內臟，胃爲後天最重要之器官，而猶爲客蓄食物之地方，何故而致嘔吐，因胃亦有纖微神經，以調節其工作，而神經尤爲同一系統，今因臍之神經，受重大之刺激，則胃神經當受影響，如是則胃神經感工作之疲勞，故胃若有所蓄，無不思去之而後快，所以然者，因神經不能應化自如故也，胃之食物既去，則神經系統集中勞力於臍創，此爲醫工救護之良能，然胃之嘔吐，屬於不隨意的動作，屬於病理的方面，故初生兒之嘔吐，實爲本症前驅症之一種也，繼此之病勢，則爲瘦癯，抽搐，眼斜，口唇頻頻顫動等不隨意動作之表徵，最後而來喉頭之痙攣，而斃命矣。（臍風治法詳載兒科卷三講義中）

小兒痘症論

（病原）張洽河曰，本症病原，西醫尙未查出，中醫書籍，則謂「胎毒爲患」，此毒來自先天，待時而動，必有誘導，伊方出發，一發無餘，則不再患此症，西醫云，「凡疾病之成立，必須內外二因俱備然後可」，患過此症，再遇疫年不病者

，有外因而無內因也。

(病灶) 循考我國醫書，皆云，「毒藏於腎」，殊不知腎乃泌尿器也，健康時排洩工作，一息不停，毒索斷難藏於此處，吾認為容伊蟄居之地，決為腰脊，蓋脊屬動物性管，成立於各器官之先，西醫云，一人體由兩主管構成，一為動物性管，在軀幹背側，包容神經中樞，又名神經管，一為植物性管，在軀幹腹側，包容養繁殖之器官，又名內臟管，胎毒藏於此處，當無疑義，特其潛伏時之時，雖在此處，若一旦出發，則隨血流行，內而臟腑，外而皮膚，又無處不受其害矣。

(病狀) 本症初起，形似傷寒，先發寒戰，繼發高熱，或咳或嘔，口鼻氣粗，目含淚，咽赤痛，不時驚悸，尻冷腰痛，二三日後，頭面先發紅點，次第蔓延於軀幹四肢，再二三日，則紅點起高放大，變為水泡，又二三日水泡變為膿泡，體溫升高，顏面腫脹，各症增劇，又二三日，各症與體溫漸退，膿泡破或否，悉行乾燥而結痂，痂結數日，徐徐脫落，患部留有褐痂，久乃變為白色。

(病形) 形似傷寒，寒戰發熱，(此症原因雖為胎毒，然其誘因多有感冒，是以初起時多夾外感症狀也，) 咳嗽氣粗，(肺受病毒刺激故也，) 嘔吐，(胃受病毒刺激故也) 目含淚(角膜炎也，) 咽赤痛，(咽喉粘膜炎也，) 尻冷腰痛，(此種症預兆，蓋因此處為病毒巢穴，病毒從此起義，首先受害故也，) 驚悸(伏毒蠢動，神經受其擾也，) 灌膿時期，體溫升高，顏腫脹，各症增劇，(鼻毒集中病灶，氣血為之腐化，猶之疔瘍膿，痛苦尤加之理也。)

(治法) 此症順者，原不必治，逆者治亦無濟，惟順逆中間之險者，乃可治耳，方書治法，詳且備矣，綜其目的，皆期毒索發盡，然其不盡之原因，不外兩種，一為鼻毒過盛而無制，一為正氣虛弱而不支，毒過盛者，多起充血變化，如痘色紫

黑，周身壯熱，面赤氣粗，口渴煩燥，便閉溲紅，唇焦舌赤，脈象洪大等症，是宜用白虎乘氣等湯，通利大便，以殺其勢，正氣虛者，多起貧血變化，如痘色灰白，面色滲淡，精神疲倦，大便溏瀉，唇舌色白，脈象沉細等是，宜用保元七珍等方，激腦強心，以助其抗毒能力，又有外寒刺激太甚，飢饉縮緊者，則宜麻桂升柴等方，以啓發毛竅，舒張血管，使窗牖大開，穢濁可以暢泄也。

痘症順險逆以及治療方法之商兌

蔡百星曰：痘症一科，古來不少名家，宋代以錢仲陽陳文仲爲首屈一指，後世繼起者，如魏氏、翟氏、聶氏、伍氏、葉氏，萬密齋，翁仲仁，皆屬兒科專門，治痘聖手，雖主涼主溫，治法不同，大要不出活血、解毒、安表、和中八字，此朱丹溪折衷錢陳，後世所以多宗之也，查痘之一症，粒圓似豆狀，故名爲痘，其原因由天花細菌，蘊伏於內，乘時行天氣，染受外來之天花細菌而發，故名天花，顆粒如珠，故俗呼爲出珠，王清任之言曰，痘非胎毒，其源在血，嬰兒降生之後，胞胎內血中濁氣，仍藏營之中，遇天行痘疫由口鼻而入，從皮膚而出，色似紅花，故名天花，痘之順逆，關乎受溫毒之輕重，（見醫林改錯）說者曰，痘科各書，俱指天花爲胎毒，清任則謂天花爲胞胎內血中濁氣，觸天行痘疫濁氣而生，詳畧不同，清任所見，似較古醫爲優，百星以新醫學之眼光視之，覺清任所言，俱屬成理，古醫指爲胎毒，亦未嘗全非，何則，蓋古醫于科學未明時代，不知痘爲素蘊之天花細菌所發生，故籠統其詞曰，胎毒。清任所言，雖視古醫更進一層，但未詳知細菌學識，故但云胞內血中濁氣，觸天行痘疫之濁氣而生，其實曰胎毒，曰胞胎內血中濁氣，即今日嬰兒體內所伏之天花細菌也，其曰天行痘疫之濁氣，即空氣中流行性之天花細菌也，前後新舊立論，雖各不同，其理則一，近來中國內地常有此種症候發生，

預種洋痘(種痘法詳載兒科講義卷三)，以防傳染，所謂上醫治未病，本屬正法，惟遇此症時，臨床診察，辨別治療，在業醫者，未可視為畏途，而忽焉不講，爰將平日研稽所及，臨床治療經過，確有心得，著有成效者，為同道諸君一商兌之。

(何謂順痘)發熱三日，而後見點，出齊三日而後起脹，蒸長三日，而後貫膿，再滿三日，而後收靨，放盤貫漿結痂，始終氣息和平，二便如常，乳食得下，臥睡安穩，痘少脚紅，無大寒熱，自發熱以至脫痂，循序而行，調護將息，無須妄施藥物，所謂順痘不醫而愈者此也。

(何謂險痘)三日發熱後，或痘悶不見，或一見齊出，或出而灰白晦暗，六七日後，寒戰咬牙，吐乳泄瀉，八九日半漿水泡，或過虛過實，搔癢乾枯，腹痛腹脹，或夾癰夾癩夾丹，或發臭毒泄，或癢足聲啞，或尖瘦不肥，或生痘疔疔賊，種種險象，筆難盡述，治之者審其虛實，和其陰陽，開提補瀉，活血透飢，保元補托，對症下藥，方能化凶為吉，轉危為安，所謂險痘非醫不愈者此也。

(何謂逆痘)痘有十八惡症，在昔袁氏，嘗言之矣，就是釋放盤時言之，症有髮頭、鎖口、鎖項、蚊迹、蚤斑、蠶種、蛇皮之異，就其實贖時言之，症有黑陷、無漿、藍癰、癢塌、面唇先腫、脚冷過膝、牙疳鼻爛、或飲食不入，面如胭脂，摸不礙手之殊，就其收靨時言之，或瘡無膿血，或發癢搔破，或遍身臭爛，或咬牙噤口，翁仲仁曰，凡屬逆痘不須醫，縱遇神仙難着力，所謂逆痘雖醫不愈者此也。

夫免治之痘症，與不治之痘症，既已如上所述，稍精小方脈者，當已無不知之，余所注意而不敢苟且者，則在難治之險痘，查險症治療之方藥，錢主清涼，陳主溫補，痘科專書，如準繩痘科，救世心法，痘疹正宗，活幼心法，救偏瓊言，痘科

大全。玉璽金鏡錄，管聖保赤，所載方劑，俱可採擇，而尤宜以活法參之，偏涼偏溫，俱屬有害，察症辨點，尤宜小心，初發熱時，以活血，疏肌、涼血、解毒爲宜，苟或毒盛便閉，涼膈通聖散，四順清涼湯皆可採用，其屬虛寒吐瀉，理中可加丁桂，益黃亦屬神方，膚裏皮外，作癢不止，補氣之藥，須加破血，此誠臨床以來，歷驗不爽之左證也，總而言之，三日之內，實熱盛者，十神解毒，羌活散鬱，以及歸宗各湯，可以出入加減，六日之內，助痘成漿者，保和，透肌，伍氏內托，可以一服見功，九日之內，灰白虛塌，泔瀉腹脹者，異功木香二散，參薯保元一劑，施治靡不成宜，至於十一十二等日，別無他症，以調氣理血，資養脾胃之劑主之，保嬰百補一湯，隨症加減，厥功可以告成，語有之，走馬視傷寒，回頭看痘疹，竇氏曰，竇醫十男子，莫醫一婦人，痔醫十婦人，莫醫一小兒，可見兒科難，兒科而至痘疹則尤難也。

痘症經過及診斷療法

痘小凡曰：痘之順症，不藥而愈，痘之逆症，變化頗多，分爲二類，一曰顆粒症，即出點至結痂，形狀特殊，一曰合併痘，即內傷外感，發現雜症，痘中疾患，轉瞬危篤，若一失慎，無從挽救，雖云溫補，而燥熱之藥，在所禁忌，固表之品，不可不詳，司看護者。務要時時檢查，外察肌表，內察飲食，並醫二便，以及體溫，凡痘三日發熱，謂之前驅期，三日出齊，謂之發疹期，三日起脹，謂之水痘期，三日灌漿，謂之膿痘期，三日收靨謂之結痂期，又曰乾燥期，計三十五日完結後，謂之落屑期，惟出齊，起脹，六日，吉凶皆定於此，最爲緊要，痘之輕者，不拘常數，或十二三日收靨，痘之重者，出於常數，或二十餘日，乃至收靨，如痘色明潤，根腳紅活，二便如常，又無雜症，遲收數日無妨，設有當出不出，當起不起，當靨不靨者，須詳察之，或因元氣虛弱，不能運行，或爲雜症攻剝，不能貫通，六日以前，毒未發盡，雜症者多，六日以後

，毒當盡出，而雜症亦當除矣，當除而不除者，逆也，藥餌惟遵醫師指定，勿投庸巫之術，後列各方，不過言其程式耳。

一，賊痘，諸痘未起，而其中有先起虛大，色如黃金者是也，用銀鍼刺破，擠去毒液，以硼沙水洗滌，即以紫草膏調髮灰填入。

二，痘症，大而紫黑，乾硬暴脹，腳無紅潤者是也，若不剔除，閉塞諸痘，妨害灌漿，以銀鍼刺破，口含清水，吸去穢血，用紫草膏，和髮灰，珍珠末填入，次日如再硬脹，複行前法，倘鍼刺不入，手捻成核，則成疔矣，以鍼從四圍剝開，用鉗子夾出，其形如釘，半寸許長，拔去其疔，仍敷前藥，則諸痘發起矣，（一方）巴豆一個，去皮，入硃砂一分，同研爛，亦以銀鍼刺破，吸去穢血，填入此藥，二三小時之後，疔腐消失。

一，蛙痘，起脹時，痘頂有小孔，似蟲蛙之眼，不黑不白者是也，此乃氣虛所致，即以人參，黃耆，白朮，各五錢，當歸三錢，肉桂一錢，煎湯服下，其孔自密。

一，灰白瘡瘍，乃氣血俱虧，或受外風，即以八珍湯，加防風，天麻，各二錢，煎湯服，（一）人牙炙爲末，加麝香少許調服，（二）以百倍石炭酸水洗，塗硼酸軟膏。

一，紫黑二陷，誠爲險症，紫草爲治痘要藥，紫草一兩，殭蠶五錢，蠅子（去頭尾）穿山甲（炮）各一錢，麻黃，（去節）白附子，人中黃，各一錢，煎湯，一日分三次服下。

一，破爛成坑，用牆屋多年之腐草，洗淨穢，曬乾爲末，掩於爛處，（一）黃豆燒灰爲末掩之，內服人參，黃耆，白朮，各三錢，當歸，黃芩各二錢，生地五錢，共煎湯，（二）以百倍石炭酸水洗，塗以硼酸軟膏，或掩硼華粉，（三）余友潘君

云，當年一兒天痘，週身破爛，死置土堆之旁，移時復活，余揣該兒是因土氣吸收痘毒，毒解則氣脈宣通，所以復活，此法可行，用山中乾淨黃土，墊於臥處，土圍兒身，露開胸腹面孔，（勿令土壓胸腹，障礙呼吸，或致悶氣而夭，）每日施行二次，每次二三小時。

一，防範痘毒入目法 當發熱之際，以油胭脂洗眼眶，再用密調牛蒡子末，敷眼四圍，或水調芥子末，敷兩足心，引熱下行，每日一二換，俟點出齊則止。

一，痘毒攻目眼珠尙無痘點，惟紅腫痛癢，以硼砂，黃連，煎水日洗四五次。

一，眼珠出點，或紅腫不開，內服清肝散風等藥，以渣搗溶，蒸敷眼胞，再用胭脂橙汁，同黃連水，常點眼內，切勿揉擦，藥渣若破，而目即瞎，（一）龍膽草，菊花，白芷，白蒺藜，防風，木賊，梔子，桔梗，甘草各一兩，望月砂（焙四兩，共爲末，蜜丸，桐子大，每飯後茶湯送二十九，（一）人參，牛蒡，爲末，飯後，茶調服二錢，（一）黃僊血虜象牙，每日點入三次，能除痘翳，每次先以硼砂，黃連，煎水洗清。

一，痘癩日久不落，內服八珍湯，外洗銀花水，再擦豬油以潤之。

一，痘後牛痘，用防風，荆芥，天麻，梔子，銀花各三錢，紫草，黃連，甘草各一錢，外洗以銀花水，擦以蠶繭燒灰，或掩赤小豆末，或塗紫草膏。

一，痘後生癩，內服四君子湯，加銀花，白芷，當歸各三錢，紫草，黃連，各一錢，外敷菘豆，黑豆，赤小豆，共研之末，如有膿，即以銀針刺破，擠去膿液，仍敷豆末。

一，痘後牙疳臭爛，常以礪砂水含漱，外用黃連五錢，礪砂一錢，膽礬六分，冰片五厘，人中白二錢，共爲末，常擦患處，傾面任口流涎。

痘症詳論

痘症治法，編者曰痘科一症，順者不必治，逆者不能治，可治者惟險症耳，險症治得法則生，不得法則不生，是治法之不可不精也，內經未嘗言及，今行世醫書，皆本之於諸痘痛癢皆屬於熱八字，所以立意先言解毒，開方定用寒涼，在其父母聞之解毒最爲入耳，寒涼似亦應然，殊不知痘疹全以發透爲吉，起發必賴氣血滋培，方能自內達外，齊肅灌凝結加無非陽氣爲之主也，寒涼則血滯，剋削則氣破，血滯氣破，毒氣乘虛深入，此痘症陷塌之所由來也，譬之豬脬（即尿胞）若欲其脹滿，必需以氣充之散其氣立即陷矣，此理相同顯而易見，痘之始終全憑氣血，但得氣血充足，則易出易結，血氣不足，則變症百出，痘之欲出，陽氣蒸騰發熱，正是痘欲見苗，斯時氣虛者，宜服補中益氣湯，血虛者，宜服荆防地黃湯，兼寒者宜服大溫中飲，或大補元煎，察其體氣之虛實，酌而用之，所謂培小兒氣血，疎通經絡，無不立奏全功，時師不明此理，定言用補太早，則補住毒氣，乃愚陋之見也，不知補中即所以托毒，灌根即以所發苗，萬無補住之理，且有散藥在內，此實先哲治痘之心傳，高明者必以爲然，淺學者何能窺其萬一，要之治痘之法，總不外乎虛寒實熱四個字，何者爲虛寒，凡小兒向日氣體微弱，面色青黃，唇淡畏寒，大便澀而不結，小便清白，飲食減少，或不甚消化等症，知腹中火少，出痘時必難灌漿，亦難結痂，氣血不足之故，是名虛寒，速宜培補元陽，以防變症也。何者爲實熱，或小兒氣體壯實，飲食易消，出痘時大便結而燥，小便赤而臊，口鼻中出氣如火，惡熱喜涼等症，是名實熱，察明果是內熱，方可暫行清解，荆防地黃湯用生地加大黃，

一二劑而火退矣，熱不可以虛火悞認爲實火，察虛火實火之法，全憑大小便爲主，小便清白，大便不燥，身雖大熱，乃是中宮有寒，火無所依，浮而在外，悞服寒涼，亦有此症，不得以身熱便認爲實火，虛火者十中八九，實火者數十中一二耳。

痘有四宜一宜補氣，真陽充足，方能透毒出外以成痘，倘痘頂不起等症，皆元氣不足之故，宜服黨參白朮黃耆甘草之類以補之，二宜補血，真陰充盛，方能隨氣到苗以成痘，空殼無膿等症，皆陰不足之故，宜於補氣藥中加熟地當歸丹參川芎之類以補，三宜補脾胃，一脾土壯健，氣血自充，飲食減少，口淡無味等症，皆脾土虛弱之故，須脾胃雙補，即於前氣血藥中加枸杞故紙附子肉桂等藥，痘瘡自無陷塌泄瀉之患，經云虛則補其母，此之謂也，四宜察虛實，小兒飲食有味，二便如常，不服藥最爲穩當，設或瀉漿不乾等症，必察其氣分血分，何處虧虛，照症調補，不可妄用涼藥，必口鼻臭尿臊便結有實火可據者，方可暫行清解。

(痘有四忌)一忌清熱敗毒，一胎中陰毒，必賴陽氣托送，方能發出，陽氣被清，陰毒內陰，痘之塌陷實由於此，是速翹生地黃芩澤瀉等藥，非有實火者萬不可用，二忌就伐氣血，氣血充暢，痘易成功，尅削下咽中氣虧而毒乘虛深入，泄瀉塌陷諸症作矣，是大黃芒硝山甲山查等藥，在所必禁者也，三忌妄投醫藥，小兒出痘，延醫診治，求其有益也，豈知近代醫師，不分虛實，總是涼藥，毒輕者幾死，毒重者不生，是以不如不服藥之爲妙，或問曰，痘之順症，可以不藥，我知之矣，痘之險症，可以不藥乎，余曰，若純用涼藥，以治險症，但見治斃，未見治愈，四忌吞服醫家小丸，近代痘師所帶小丸，總是巴豆丸，彼以爲痘是胎毒，巴豆下行，定可以瀉去之，豈知中虛下陷，性命休矣，小丸貳粒，斷非溫補氣血之藥，即抱龍牛黃等丸，亦與痘症大有妨礙，是以最不可誤服，親友處受此害者甚多，目擊心傷，故特表而出之耳，至於前人所製獨聖散，鷄

冠血之類，逼毒外出，旋即收陷，皆非正理，何曾見其治愈一人，斷不可用。

（發熱）痘者胎中之陰毒也，必賴陽氣以成之，小兒出痘，大約發熱三日，肌肉鬆透，然後能見點，苗齊熱退，乃真陽內伏，交會於陰，復發熱三日，是運水到苗，以成清漿，足漿熱退，及至養漿，真陽外出，發熱三日，化毒以成膿，膿成熱退而陽伏，毒既化膿，又必發熱蒸乾，方能結痂，痂落後真陽外出，蒸化斑點，謂之燒斑，倘有黑斑，乃是火衰，並非因吃鹽醬之故，所謂疔稟於陰而成於陽也，如此治療之法，始終當以補氣血扶陽氣爲第一義，用藥以溫補，少加發散爲首務，否則氣不足則痘頂不起，火不足則痘不稠，且恐厥逆腹痛，陰寒起而壞症作矣，或問曰，痘宜溫補，此理甚明，若發散，豈不傷氣，不知純用散藥，汗多則傷氣，少加發散藥於溫補藥中，則血脈疎通，痘疔易出，無壅滯之患，受解散之功，所以古方補中益氣湯內有升麻柴胡大溫中飲內有麻黃，溫中補氣尚用散藥，可見古人心之妙，痘之初起，是斷不可減去散藥者，或又問曰，痘宜溫補兼散，此理已明，後開大補元煎，六味回陽飲，此二方重用附桂並無散藥，兼用龍骨粟殼取澀之藥，其義何取，不知溫補兼散，乃治尋常痘瘡之法，更有一種小兒，發熱二三日，即遍身出痘，古書無方，時醫束手，此乃陰毒太重，陽氣大虛，陰毒一發，陽氣已消，故瀉痢不止，瀉出之物，多作青黑色，肝氣所化，胃氣將竭之兆，速宜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二方，大劑連進，可以扶元陽，可以消陰毒，操起死回生之功，有鬼神莫測之妙，二方合煎，名返魂丹，治療收效，指不勝屈，余治此症經驗多年，知之最詳，至於解毒涼藥，必察明果有實火者，方可暫用，若誤用於齊苗時則水不能升而頂陷，若誤用於養漿時，則漿不能稠而瘰塌，瘰塌者，真火衰也明矣，當前速宜參藜並用，附桂同煎，脾胃雙補大劑盛進，尙可挽回，否則寒戰咬牙，吐瀉交作，不可爲矣，至於身凍至臍不乾，痂落而斑不化，及痘後發毒，皆因誤服生地銀花澤瀉連

翹等涼藥之故，不可不知，熱有邪正，以當辨察，正熱者，陽氣蒸騰，自內達外，喜露頭而不惡寒，時熱時止，兼有小汗，手足溫和，飲食有味，二便如常，所論內外無邪，不必服藥，邪熱者，偶受風寒，頭痛惡寒，四肢冷而無汗，荆防地黃湯內加肉桂二錢，一二劑儘可解散表邪而愈，古人云，熱不可盡除，真格言也。

(形色)痘以飽滿爲形，紅活爲色，頂陷不起是氣虛，色不鮮明則是血虛，宜培補氣血爲主，真陽虛者乃無紅暈，甚至遍身皆白，身涼不溫，宜大補元煎，陽回身溫，轉白爲紅矣，又有一種遍身血泡者，此非血多，乃氣少不能統血，急當大補元煎，陽氣充滿，血泡變白而成功矣，庸醫不明此理，謬言血熱，誤用寒涼，變症日增，形與色，外象也，必要飲食有味，二便如常，知其無內病，可以不服藥，若二便不調，飲食不下，煩燥悶亂，夜中不寧，形色雖好，亦甚可愛，必當察其病情何如，小心用藥挽回方妙，形色不佳，多半是氣體虛寒，手足厥冷，頭重神疲，便溏泄瀉等症，必當大補元煎，兼用附桂，若泄瀉不止，並當添入龍骨粟殼等藥，以收澀之，方可回生，痘以紅爲貴，有圈紅噴紅鋪紅之別，圈紅者，一線紅圈，緊附及根最爲佳兆，噴紅者，痘根血色，隱隱散漫，亦氣不收之故速宜大補氣血，鋪紅者，一片平鋪無痘之處亦紅，所謂地界不分，若兼不惡寒，口臭而渴小便燥而短，大便燥而結，內熱有據，宜白虎地黃湯以利之，熱退身涼，即宜平補，不可多劑，又有一種錫光痘，身涼不溫，色白不紅，此乃陽虛陰象也，宜大補氣血，附桂同施，氣足陽回，根紅而漿稠痂結矣，又有一種根無紅暈，頂含黑水者乃陽氣大虛，氣陰凝結，亦宜大補元氣，兼用附桂，黑水化而爲膿矣，痘有五泡，曰水泡，膿泡，灰泡，血泡，紫泡，痘有五陷，曰白陷，灰陷，血陷，紫陷，黑陷，水泡者，皮薄而明，經言氣熱生水，要知清漿皆水，何以不成膿，火少故也，必當葶桂附子等藥大劑陡進，水必成膿，若誤用涼藥，作瀉後轉爲白陷，膿泡失治，則破流膿水，白陷

失治，轉為灰陷，二症亦宜參朮附桂大劑多進，若有小顆粒發出，謂之子救母，生意在焉，血陷者乃氣虛，非血熱，亦宜大補元陽，否則變為血陷，紫陷者其症有二，紫中帶青者，亦因空虛不能攝血，陰血凝結而成，其人必身倦惡寒，舌胎白，飲食不多，大小便清白，速宜大補元陽，否則變為紫陷，又有一種紫黑焦枯者，乃純陽無陰之症，其人必口乾惡寒，小便短，大便結，此實火也，宜清涼解毒，白虎地黃湯酌加大黃以行之，但得灌漿，尚可望生，失治轉為陷，又有一種小兒因服涼藥，腹中作痛，嘔吐瀉痢，將成慢驚，頭面大熱，唇焦舌黑亦似實火，此乃火不歸元之故，實火者二便燥閉，虛火者瀉痢不止，全在細心體察，方得其真，經云有者求之，無者求之，實者責之，虛者責之，蓋言萬病皆當體察寒熱虛實，醫治痘症，不可概云實火，肆用苦寒剋削，以斃人性命耶。

起脹 痘至開盤，頭面腮頰亦腫，謂之起脹，至膿成漿足，痘回而脹消，謂之收脹，蓋緣毒氣由內達外，此時尙在肌膚之間，故腮頰亦隨之而腫，迨至脹成漿足，毒氣盡化為膿，而脹自消，亦必脾胃強健，方能如此，若當起脹而不起脹，乃由元氣內虛不能透毒外出之故，宜用大補氣血之藥，少加發散，大補元煎，大溫中飲，相間服之，盤自開而脹自起，若痘未開盤，而頭面腫大，乃元氣大虛，此乃虛腫，非起脹也，其痘必不能起脹，亦宜大補元氣，腫自消而脹自起，又有痘已回而腫不消，乃元氣大虛不能攝毒，餘毒留於肌肉之間，不能盡化為膿所致，亦宜大補元煎大溫中飲相間服之，透毒盡化而脹消矣，痘書云，痘出稠密不封眼者有救，封眼者無數，此言不確，起脹者有救，不起脹者無數，此言甚確，封眼者，眼眦多痘，胭脂水塗之，仍可以不封眼，不起脹者，乃元氣大虛，何以透毒外出，必當大補元煎，附子肉桂大劑多進，脹起而毒化，一定之理也。

(養漿)痘之緊要，全在養漿，漿成則毒化，漿不成痘斯壞矣，自發熱見點齊苗灌漿，無非爲養漿而設，若顆粒稍疎，根聲光潤，精神爽健，二便如常，乃上痘等也，可以不葯，倘形色平常，全選用葯助其氣血以養其漿，最怕者無熱，全仗陽氣充足，出而用事，方能化毒成膿，設陽氣不足，何以蒸化其漿，宜大補陽氣，實爲上策，謹防泄瀉，瀉則中虛，陽氣一虛，毒氣內陷定當預爲隄防，補其陽氣，助其脾胃，漿乾結痂，而成功矣，煎葯方無非補中益氣湯大補元煎之類，相兼服之，萬不失一，而世之面臨者，皆因不明是理，養漿時被庸醫誤用消伐之藥，中氣下虧所致，若於養漿時大瀉溫補，氣血充足，落痂後斷無面臨之患，又有一種小兒，痘後滿頭潰爛，名曰虛陽貫頂，又曰髮痘，經年不愈，此乃出痘時誤用涼藥，胃中受寒，腸無所依，上沖頭頂，譬之火爐中以水澆之，則熱氣必上沖，此理無二，速用大補元煎，大溫中飲相間服之，引火歸元，自可全愈。

(收結)收者漿回而隱收也，結者膿乾而痂結也，收結如法，其功成矣，倘漿回而腫不消，膿成而痂不結，亦是真陽不足，身無熱不能乾凝化毒之故，養漿充足，必賴陽氣薰蒸，方能結痂，陽氣二字，豈非痘症始終必需之至寶，設此時氣體虛弱，不能結痂，必相其虛實，無非培補氣血，無不立見奇功，又有一種漿不能乾而生蛆，謂之蛆痘，總由陽氣不足之故，俱宜大補元煎大溫中飲，相間服之，膿自乾而蛆自化，痂結而愈。

(痘毒)痘本胎毒，自內達外，若出痘時盡化爲膿，痘後無餘毒矣，當其初總宜培補元氣，兼用散藥，毒氣方能盡化而爲膿，時醫用黃芩連翹澤瀉等藥，在彼以涼藥可以解毒，豈知痘乃胎中陰毒，得陽氣則行，得涼藥則滯，毒氣因涼藥留滯於肌肉之內，痘後所以發爲大瘤，名之曰痘毒，皮色不變者居多，宜大溫中飲數劑全愈，其色紅白相兼者，半陽半陰症也，劑防

地黃湯，與大溫中飲相兼服之，計日可愈，荆防解其凝結，薑桂散其寒膿，所以可愈，倘時醫見之，不分陰陽，統言火毒，仍用生地連翹銀花等藥，以致堅腫不消，潰爛不斂，清膿淋漓，久而不愈，漸至泄瀉不食，脾胃一敗，不斃鮮矣，若紅而帶紫者，乃陽症也，方可以荆防地黃湯愈之，大便結者下之，然陰症多，陽症少，並未見有陽症之毒也，又後有痘毒色白方最妙。

痘症要方，補中益氣湯，此方補氣散毒，氣虛者初出痘服三四劑，痘易起發，痘頂陷者亦宜服之，黨參三錢，黃耆二錢，白朮一錢五分，炙草一錢，當歸二錢，陳皮五分，升麻三分，加薑煎，可與荆防地黃湯相間服之。

荆防地黃湯，此方補血散毒，血虛者，初出痘時服三四劑，痘易灌漿，與前後各方相間服之，無所不可，荆芥一錢，熟地一錢，山藥二錢，丹皮一錢，防風一錢，雲苓一錢，山黃一錢，生草一錢，加生薑二大片爲引，加黃酒並沖服。

大溫中飲，此方補氣血，散寒邪，提疔藥，散凝毒，凡痘頂不起，空殼無膿，嘔吐瀉泄，脾胃不開，痘色不紅將欲塌陷速煎服，並與大補元煎相間，大劑連進，溫中散寒，立時起發，功難盡述，熟地五錢，白朮三錢，山藥二錢，黨參三錢，黃耆二錢，炙草二錢，柴胡二錢，麻黃一錢，肉桂一錢，炮薑一錢，加生薑三片，灶心土水煎濃，用夏布壓出藥汁，少加黃酒，多次灌之，不可減去麻黃，汗多者減之。

大補元煎，此方大補氣血，專治痘症誤用涼藥，嘔吐泄瀉，痘不起發，危在旦夕，連寬大劑連進，不可減去附子，與六味回陽相間服之，立見奇功，有鬼神莫測之妙，倘二三劑後，泄瀉不止，酌加熟附子，更加龍骨栗殼各一錢，倘泄瀉全止，減去附子，若附子太多，則小便閉塞，熟地五錢，黨參三錢，山藥二錢，杜仲二錢，棗仁二錢，枸杞二錢，黃肉一錢，炙草二

錢，故紙二錢，白朮三錢，肉桂二錢，附子一錢，加生薑三大片，好核桃仁三個，打碎爲引，痘後祇去附子，只用肉桂數分，調理散劑，計日可復元。六味回陽飲，此方大補元陽，專治小兒氣血本虛，痘瘡自塌，或候服涼藥，嘔吐泄瀉，將成慢驚，危在頃刻，速宜服此方，倘有轉頭，即加入大補元煎之內，同煎壘進，名返魂丹，真仙方也，附子一錢，炮薑一錢，常歸三錢，肉桂二錢，黨參三錢，灸草一錢，加胡椒細末三分，灶心土水澄清煎藥，或減去附子，亦名六味回陽飲，以多進爲妙。

白虎地黃湯，此方去實火，解邪熱，專治小兒出痘，發熱不退，口渴喜冷，痘疹黑陷，小便赤臊，大便閉結，口鼻氣熱等症，酌加大黃，以行爲度，若二便清白，不喜飲冷，身雖大熱，乃是虛火，仍宜溫補，所謂甘溫退大熱，不可妄投此藥，此乃備而不可輕用之方也，石膏三錢，生地二錢，當歸三錢，枳殼一錢，大黃一錢五分，木通二錢，生草一錢，澤瀉一錢，加燈心爲引，熱退身涼，即宜以荆防地黃湯調理之。

論秋冬之季治痘法

痘之始終，全憑氣血，但得氣血充足，則易出易結，如氣血不足則變症百出，痘之欲出，陽氣蒸騰，小兒發熱，正是痘欲見苗，斯時又當寒季，所謂培益氣血，疎通經絡，無不立奏大效，所謂益氣即所以托毒灌根，即所以發苗，此乃溫中有散之法也。

再詳論之，治痘不外寒熱虛實四字，何者爲虛寒，凡小兒身體弱，面色青白，唇淡畏寒，小便清白大便澀而不結，乳食減少，或不甚消化等，知內中火少，出痘時必難灌漿，亦難結痂，氣血不足之故，是名虛寒，速宜溫益元陽，以防變症，何者爲實熱，或小兒大便燥結，小便赤而燥，口鼻中出氣如火，惡熱喜涼等症，是爲實熱，不妨稍用清解，以熱邪去而不尅伐

氣血影響痘症透發爲宜。

痘有四宜，一，宜補氣，真陽充足，方能透毒外出以成痘，倘痘頂不起等痘症，皆元氣不足之故也，宜服，參朮，蓉草之類，以補益之，二，宜補血，真陰充盈方能隨氣到苗以成苗滋漿，空殼無膿等症，皆陰血不足之故，宜於補氣中加熟地，當歸，丹參，川芎，之類，三，宜補脾胃，脾胃健壯，氣血自充，乳食減少等症，皆脾胃虛弱之故，然補脾兼補腎尤佳，故枸杞，故紙，附子，肉桂等藥，亦爲必需之品，四，宜察虛實，小兒乳食有味，二便如常，不服藥亦可，設或灌漿不滿，必察其虛實斟酌治之。

大抵痘症未出，先須補中解毒，解毒者活血之意也，補中者助氣之意也。

痘有順險逆及五善七惡之症，順症血氣沖和，痘毒宣暢，精神素健飲食如常，不必施治，險症，氣血不舒，痘毒壅遏，或攪雜其他病症，速宜施治也，逆症 痘毒凝結，氣血乾枯，怪症叢生，病不對藥，治之無功。

五善，一，飲食如常，大便小便調，三，痘紅色活，皮厚堅實，四，脈靜身安，手足溫暖，五，聲音清亮，動止安和，五者不必盡得，得一二亦自清吉。

七惡，一，煩燥悶亂，譎妄恍惚，二，嘔吐瀉痢，飲食不能，三，黑陷焦枯，癢塌破爛，四，頭面浮腫，鼻塌肩墜，目睛唇裂，五，喉舌潰爛，食入即嘔，飲水則噎，六，寒顛咬牙，聲啞色黯，七，腹脹喘促，四肢逆冷，七者不必皆有，有一二即難爲，七惡之外，又有渾身血泡，心腹刺痛，伏陷不起，便溺皆血，尋衣撮空，是又卒死而不可救者，凡發熱乍進乍退，與微熱者，其痘必稀，而毒亦淺，若蒸蒸作熱，煩燥，肢昏其痘必密而重，毒亦深，凡發熱作渴，因痘毒內蒸，消其津液

，故令口乾而渴，微頻以炒米煎湯與之，不可飲以冷水，食以鮮菜，反傷胃，古書云，發熱復中痛，疔瘡毒內攻，發多不久重，發少更防癰，可見痘疹腹痛即是毒氣內攻，若腹痛而飲食如常者爲輕，飲食不進者爲重，若時痛時止者爲輕，痛而不止者爲重。

凡發熱而作搐者，因肝木邪盛而侮脾土也，若痘收隱餘熱不退，而作抽者，此爲最危之候，多屬難治，凡痘症發熱有嘔吐者，有泄瀉者，有吐瀉兼作者，但痘瘡現形吐瀉即止者，爲吉，如久不止者爲凶，凡痘瘡發熱，妄有所見，而謬語，或昏昏好睡，夢中囈語者，皆痘氣內攻，神智不清所致也，凡痘症渾身宜熱獨兩耳宜涼，頭部宜涼，若頭耳亦熱者爲重，凡人身之血，不可妄動，痘症若從口出血，或大小便出血，皆死證也，但從鼻出血，尙有可救之機，凡痘症發熱自汗，此不必治，蓋腠理疎通，毒氣正可發越，無鬱遏也。

凡痘症所忌者寒戰，如發熱之時，憎寒振振戰動必其表氣素虛，痘瘡欲出不出，留連肌膚之間，邪正交攻，振戰遂作矣，凡痘發熱便出者，以發熱三日便出爲常，如過四五日猶不出者，發熱綿綿無休歇者，甚屬危險，如因虛吐瀉不出者尙較無故不出者爲輕，凡痘未出之先，欲知吉凶，輕重，但於望看其面部推之，其面色紅活明潤者吉，青黑昏暗者凶，凡痘又多兼五臟之症，如呵欠煩煩肝症也，乍冷乍熱，手足稍冷好睡，脾症也，面燥腮赤，咳嗽噴噴者肺症也，驚悸不寧，心症也，腰尻骨俱涼者腎症也，痘瘡最要頭頂稀少，如頭面多者謂之蒙頭，咽喉多者謂之鎖喉，蒙頭則視聽昏廢，神明失守，鎖喉則內者不出，外者不入，所謂神明出則機息，氣止則化絕，皆凶之兆也。

凡痘瘡初出，須看相去遠近，若相去三五寸一粒者，輕症也，一二寸者頗密，如一二成羣，必密而重，其候多變瘳塌，

如蠶之殺，蛇之皮者，氣至而血不隨也，如蚤之斑蚊之跡者，此血至而氣不隨也，凡痘出一點血，血化爲水，水化爲膿，膿成而毒解，此自然之序，若初出之時，半化爲水泡，或將起發，便戴白漿，或膿水未成，忽然收回，此毒邪太甚，失其自然之序，不應至而至者，謂之早發，正所謂早發還先萎也，如其應至不至者因其氣血不充也，但尚有補救之法，所謂人奪天功也，凡痘疹起發，其形不一，先緊小而充實者，俗呼爲珍珠痘也，此痘易壯易糜，有粗大而飽滿者，俗呼天痘，此痘早壯遲糜，有四圍之中心落陷者，俗呼爲茱萸痘，此痘有吉凶，有輕重，稀者輕而急，密者重而凶，蓋因中氣未足，時日未到，但四圍起發，而中心尙是好肉，未得起發耳，時日既到，自然充活圓潤，此指輕而稀者言也，若重而密者，先有水忽然乾枯黑陷，此名疔痘，與中氣不足，大不相同，痘疹起發，頭面浮腫，而不閉目者，有閉目者，皆無甚關係，若未及收糜，漸生搔癢，而目大開者大凶，痘症以安靜爲貴，此表裏無病邪，不必服藥亦可，苟如有煩躁，必搗氣尾餅，表裏不寧，宜審諦之，如搔爬不寧，瘡癢也，心神不寧裏熱也，呻吟不止，癢痛也，凡痘症，始終能食者，其兒脾胃素強，自然血氣充實，易壯易糜，不可不知也，須知痘之易爲患者，其兒多是素賦體格不强者占多數也。

論春夏之季治痘法

春夏之季，萬物生發之時，非若秋冬肅殺凝閉之氣候，在此二季病痘者，易起易發，得天時陽氣之助爲多，輕者不須治療，重者十無二三，何足成爲大患哉。

爰本講義對於秋冬之痘詳論無遺，而此春夏之痘，如遇重者治以發散爲標準，而佐以辛涼透發之藥，參閱後載之治痘總集方可也。

治痘總集方列後

加味葛根湯——治痘初起，毒氣深重，大熱眩暈，此症象，春夏之季爲多，秋冬之季間亦有之。綠升麻一錢，粉乾葛二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荊芥穗五分，柴胡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桔梗五分，連翹五分，木通五分，防風三分。此方清解痘毒，初發熱口渴，加麥冬，天花粉，茅根。

七味白朮湯——治痘因泄瀉瀉津液不足，而作渴者，人參一錢，麥冬八分，白朮五分，茯苓五分，木香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葛根三分。

三黃解毒湯——治痘初熱，大便秘結太甚，腹痛，酒黃芩一錢，酒黃連八分，酒大黃五分，紫草五分，紅花三分。

建中托裏湯——治痘初發熱，因泄瀉而腹痛，人參一錢，炙甘草八分，綠升麻五分，乾葛根五分，白茯苓五分，桔梗五分，川芎五分，川獨活三分。

瀉毒導赤湯——治痘應出不出，而作抽搐，當歸尾一錢，木通八分，梔子五分，獨活五分，防風五分，川芎三分。

養神湯——治痘後作抽，人參一錢，萹蒲八分，茯苓五分，木通五分，燈心五分，竹瀝三分。

理中湯——治痘已現形，而吐瀉不止，人參一錢，白朮八分，炙甘草五分，生薑渣三分，大棗去核。

豈蔻湯——治痘出吐瀉服理中湯不止者，肉豈蔻一錢，南木香八分，西砂仁五分，龍骨煨絹包五分，白礬絹包三分。

調中湯——治吐瀉既止，速調中氣，人參一錢，黃耆八分，白朮五分，白芍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陳皮五分，甘草三分。

扶元益氣湯——治痘初發，四肢厥冷，中氣太弱，人參一錢，黃耆八分，白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當歸五分，肉桂五分，

炙甘草三分。

調元湯——治痘自汗過多，衛氣反傷宜止之，地骨皮一錢，人參八分，黃耆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白朮五分，白芍五分，麥冬五分，炙甘草三分。

柴葛桂枝湯——治痘將出而憎寒振戰，此毒氣留達於腠理也，北柴胡一錢，葛根八分，羌活五分，人參五分，防風五分，桂枝五分，炙甘草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竹葉三分。

高黃解毒湯——治痘未形，發熱不退，腠理閉塞，及風寒外遏不出，蜜炙麻黃一錢，川羌活八分，綠升麻五分，荆芥穗五分，乾葛根五分，北口防風五分，全蠍退五分，苦桔梗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炙甘草三分。

托補湯——治痘因泄瀉，毒氣內陷不出，上人參一錢，箭耆五分，酒當歸五分，姜川朴五分，芽桔梗五分，肉桂心五分，正川芎五分，口防風五分，香白芷五分，炙甘草三分，以上共煎湯調牛蒡子末服。

解肌化毒湯——治痘出熱仍不退，由毒氣未盡也，綠升麻一錢，葛根八分，木通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芽桔梗五分，天花粉五分，地骨皮五分，荆芥五分，黃芩五分，川黃柏五分，紫草茸三分。

涼散解毒湯——治痘出頭焦帶黑血分有毒也。京赤芍一錢，當歸尾八分，大生地五分，淮木通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連翹五分，紫草茸五分，芽桔梗五分，藏紅花五分，山豆根五分，炙甘草三分。

射干湯——治痘出咽喉作痛，乾射干一錢，芽桔梗八分，青連翹五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竹瀝三分。
一聖散——治咽喉救急方，苦參，不拘多少，切片焙乾，研爲細末，每用二三分，吹之甚效，若不早治，咽喉煩燥，腫

寒，水入則嘔，食入則嘔，咽嗝失聲，救之遲矣。

黃柏膏——治出痘預護其眼，免致痘瘡入目，厚川黃柏，粉甘草，二味研爲細末，另以綠豆所浸之水煎二藥，慢熬成膏，每用敷眼胞上下，厚塗之則痘瘡不入眼矣。

木香救急湯——治痘灰白而變黑陷，廣木香一錢，人參八分，黃耆五分，肉桂五分，杭青皮五分，柯子肉五分，炙甘草五分，當歸五分，白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生薑渣五分，大棗肉三分。

止癢托裏湯——治痘瘡作癢而兼泄瀉，槐枝一錢，柳枝八分，人參五分，黃耆五分，炙甘草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陳皮五分，防風五分，羌活五分，赤芍五分，荆芥五分，柯子肉五分，生薑三分。

止癢熏法——茵陳葉，蘄艾葉，二味燒烟薰之。

麻疹論

(西醫名爲急性傳染病，病毒初存於患者之血液) (西醫名爲急性傳染病，病毒初存於患者之血液) (西醫名爲急性傳染病，病毒初存於患者之血液)

麻疹毒起於胃，初起時發熱，儼似傷寒，目出淚不止，鼻流涕而不乾，硃砂紅點，遍身形發，望之隱隱皮膚之下，肌肉之間，其形若痧，其色若丹，麻疹多兼咳嗽，氣喘，癩疹有時兼吐瀉，但吐瀉在癩疹，病者無害也，初起之時，身體發熱，眼胞浮腫，眼淚盈盈，二三日或四五日，始見於皮膚，惟見形之後，形尖，稀疏，漸次稠密，有顆粒而無根，暈微起泛，而不生漿，大異於痘也，雖云較痘稍輕，而變化則速，始終調治，處處留心也，總之，初起宜發表透澈，出時當用清利，收散後，貴於養血，兼雜症者，則隨症參治之，發於未痘之先，名爲癩疹，月內爲爛衣疹，百日內名爲百日疹，發則遍身紅點，

如粟米之狀，乃兒在母腹受熱所致，調治慎重，自能速愈，又有痘瘡方出以後，治愈以後而疹隨出，此名爲蕃痘疹，發出遍身，疹色赤作癢，始如粟米，漸成雲片，因痘後餘毒未盡，更兼外受風寒所致，宜疎風清熱爲主，至於疹出多癢，色赤紅，隱於皮膚之間，名爲隱疹，乃心火灼於肺經，更兼外受風濕而成，治宜先散風濕，後清毒熱，斯得其法。

（論癩疹輕重）或熱或退而無他症者輕，頭面不出者輕，出透三日而後漸收者輕，紅活潤澤頭面勻淨者輕，疹之顏色紅紫焦暗者重，鼻扇口張目無神光者重，腰腹疼痛口鼻出血，人事不清狂亂不寧者難治。

癩疹最重治法不同，如其人微汗常出，二便自調，此乃毒氣行無壅遏，輕者不必服藥，如其人腠理掃鬱而無汗，即當發散，如腸胃壅滯，大便秘結，則當急與疏通，如鼻中衄血，不必憂慮，大便秘血，亦不必慮，所謂熱邪得機而解，所喜者，身體清涼，可畏者，咽中腫痛，飲水不休，法當生津養血，飲食若減，則當清胃和中，若癩疹出之太遲，則當施行發表，出之太甚則當解毒爲要。

麻疹證治歌（附註）

麻爲胎毒藏於身。胃腑發出熱毒侵。咳嗽鼻中清涕出。且觀雙目淚淋淋。

（註解）前所論之痘症與現所論之麻疹，皆胎毒也，所謂毒者火也，痘爲陽火，腸道常饑，故痘大而掀腫，癩爲陰火，陰道常乏，故麻小而碎密，肺與胃相近，凡咳嗽者，火炎於肺也，鼻流清涕者以火燉金而液自流也，目中淚出，乃肺移熱於肝也，凡手捏眉目鼻面者肝熱症也。

（歌）麻喜清涼痘喜溫。須知麻痘不同門。麻苗痘實無人解，寒熱宜分未可渾。

(註解) 麻喜清涼痘喜溫暖，此法人皆知之，然麻疹初發亦不可太用涼藥過度，只要發苗之初，只要發得盡，則毒便解矣。

若痘則必苗而秀，秀而實，毒斯解矣，然成實之時，若太溫熱，則皮潰爛不收，是痘後宜稍清涼，故治麻治痘，無過熱過寒，陰陽自和，是爲得之。

麻毒從來不可留。出完毒解便無憂。腹中脹痛邪猶伏，喘促昏迷命必休。

(註解) 麻疹只怕不能得出，若出盡毒便解決矣，凡麻疹發熱之時，若過多日發熱不出，反加腹中脹痛氣上喘促，昏迷譫妄者死證也。

過期不出勢淹延。毒伏身中未得宜，急用透肌休怠玩，豈堪臟腑受熬煎。

(註解) 過期不出，蓋發熱六七日後，即爲過期也，此乃皮膚堅厚，腠理閉塞，又或爲風寒襲之，曾有吐瀉乃伏也，急用發表之劑，(此吐瀉指事前曾得吐瀉)

肺爲華蓋臟稱嬌，毒火炎炎津液消，喘促連聲痰唾少，急須清潤救枯焦。

(註解) 麻疹初發熱時，未見出現，咳嗽百千聲不已，上氣喘急，面浮目胞腫，時欲臥，時欲起，此毒火內蒸肺葉也，急宜發表兼理肺熱爲要。

毒氣併迫血運經，火熱重蒸汗不停，汗多衛表邪從解。氣去榮中毒少寧。

(註解) 麻疹發熱自汗，或鼻血出，不須止之，亦發散之義，故汗者毒從汗散，颯者毒從颯解，但不可太過，如汗太多必

桂枝葛根湯——治嚴寒時令，麻毒難出，以此發之，粉乾葛一錢，赤芍八分，綠升麻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防風五分，淡豆豉三分。

升麻葛根合人參白虎湯——治嚴熱天氣，毒爲熱隔，以此涼解，綠升麻一錢，粉乾葛八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肥知母五分，生石膏三分，人參少許，粳米少許。

荆防敗毒飲，——治天時不寒不熱，以此平解之，柴胡一錢，荆芥八分，防風五分，川芎五分，桔梗五分，茯苓五分，枳殼(炒)五分，羌活五分，獨活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薄荷五分，桃仁五分，紅花三分。

人參白虎合黃連解毒湯——治麻疹自汗太過，恐防衛弱，以此止之，人參一錢，石膏八分，知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黃連五分，黃柏五分，黃芩三分。

麻黃湯——治麻疹六七日應出不出，或風寒閉塞，灸麻黃一錢，生石膏八分，淨蟬退五分，升麻五分，桃仁五分，紅花三分。

涼解飲——治麻毒深重裏氣不通，而應出不出，桃仁一錢，紅花八分，赤芍五分，大黃五分，芒硝五分，連翹五分，梔子五分，薄荷葉三分。

桔甘湯——治麻疹胃炎肺金咳嗽，應出不出，桔梗一錢，甘草八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石膏五分，知母五分，天花粉五分，桑白皮三分。

元參地黃湯——治麻疹衄血太過，恐防傷陰，此方近於膩滯，稍服即可，救急性質也。元參一錢，生地八分，丹皮五分。

須急治之。

發熱無休神漸昏，忽然痙攣作驚魂，莫將痺病同調治，退熱涼心命可存。

(註解) 痙後熱不除忽作抽搐，不可用散風之劑，當用退熱涼心之劑，小便清者易治，短少者難治。

(歌) 麻毒殃流走馬疳，牙齦潰爛穢空含，穿喉漏頰聲音啞，早賦歸歟疾似騷。

(註解) 麻後牙齦黑爛肉腐血出，臭息冲人，曰走馬疳，蓋形容其傳播之速，如奔馬也，倘有可救，但若面頰浮腫，環口青黑，頰落齒脫，唇崩而鼻壞者死症也。

(歌) 麻後泄痢名麻痢，晝夜無停真可異，勿輕刮濇圖竊功，禁口毒深凶莫避。

(註解) 麻後患痢，日久不已，曰休息痢，不可妄用瀉劑，以圖竊功，若禁口不食，更加下鮮血或如烟塵水者死証也。

(歌) 火炎胃腑金遭迫，咳嗽百聲痰症隔，胸高肩息目虛浮，擺手搖頭泉下客。

(註解) 麻疹收接微咳，此肺氣未平，不調治亦可愈，若咳轉甚喘氣上逆，發則連綿不已，肺伏火未消也，宜急治之，若咳久不止，而目胞浮腫胸高而喘息則聳肩，血自口鼻中出，面色或青或赤，鼻燥昏悶，擺手搖頭者，多屬無法救治。

嬰稚初離胎殼中，遍身斑駁似硃紅，胎中毒熱於今現，莫作時行麻疹攻。

(註解) 小兒初生，遍身紅點，俗乎奶麻是也，此胎中受熱故生下即發現於皮膚，不必對兒用藥攻伐，只宜與乳母以解毒之劑則可矣。

麻疹總集方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

升麻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

四〇

桂枝葛根湯——治嚴寒時令，麻毒難出，以此發之，粉乾葛一錢，赤芍八分，綠升麻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防風五分，淡豆豉三分。

升麻葛根合人參白虎湯——治嚴熱天氣，毒爲熱隔，以此涼解，綠升麻一錢，粉乾葛八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肥知母五分，生石膏三分，人參少許，粳米少許。

荆防敗毒飲，——治天時不寒不熱，以此平解之，柴胡一錢，荆芥八分，防風五分，川芎五分，桔梗五分，茯苓五分，枳殼（炒）五分，羌活五分，獨活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薄荷五分，桃仁五分，紅花三分。

人參白虎合黃連解毒湯——治麻疹自汗太過，恐防衛弱，以此止之，人參一錢，石膏八分，知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黃連五分，黃柏五分，黃芩三分。

麻黃湯——治麻疹六七日應出不出，或風寒閉塞，炙麻黃一錢，生石膏八分，葶蟬退五分，升麻五分，桃仁五分，紅花三分。

涼解飲——治麻毒深重裏氣不通，而應出不出，桃仁一錢，紅花八分，赤芍五分，大黃五分，芒硝五分，連翹五分，梔子五分，薄荷葉三分。

桔甘湯——治麻疹胃炎肺金咳嗽，應出不出，桔梗一錢，甘草八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石膏五分，知母五分，天花粉五分，桑白皮三分。

元參地黃湯——治麻疹衄血太過，恐防傷陰，此方近於賦滯，稍服即可，救急性質也。元參一錢，生地八分，丹皮五分

芍藥子五分，赤芍五分，桃仁五分，紅花五分，甘草三分。

黃芩湯——治麻疹發熱，熱瀉酸臭，黃芩一錢，白芍八分，甘草五分，大棗三分。

黃芩半夏湯——治麻疹發熱，吐瀉，即前方加半夏。

黃連解毒合天水湯——治麻疹白痢，裏急後重，黃連一錢，黃柏八分，黃芩五分，梔子五分，滑石粉五分，甘草三分。

鼠粘子湯——治麻疹咽喉疼痛，飲食艱難，鼠粘子一錢，綠升麻八分，鮮射干五分，生甘草五分，燈心三分。

養血化毒湯——治麻疹色淡白，心血不足，人參一錢，當歸八分，生地五分，紅花五分，蟬退五分，生薑五分，大棗三

分。

大青湯——治疹色太紅，或微紫，或出太甚，大青一錢，元參八分，生地五分，石膏五分，知母五分，木通五分，地骨皮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竹葉五分，荊芥穗三分。

大連翹湯——治麻疹既出，熱盛不減，小便秘澀，連翹一錢，防風八分，瞿麥穗五分，荊芥穗五分，木通五分，車前子五分，當歸五分，胡柴五分，蟬退五分，赤芍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白滑石五分，梔子五分，紫草五分，燈心三分。

黃連解毒湯——治麻疹出後，仍發熱煩燥，毒未出盡之故也，黃連五分，黃柏八分，梔子五分，黃芩三分。

柴胡陳皮湯——治疹熱邪未盡麻未出完而兼吐瀉，人參一錢，柴胡八分，當歸五分，陳皮五分，黃芩五分，半夏五分，白茯苓五分，竹茹五分，生薑三分。

柴胡冬花湯——治麻疹收後大熱不退，毒未盡焉，柴胡一錢，麥冬五分，銀花五分，沙參五分，元參五分，人參五分，

調於母乳頭上，令兒吮之，神效。

論龜胸龜背 (西醫名爲胸腺肥大，淋巴腺疾患發育障礙病)

龜胸者，胸高脹滿形如覆掌，多因乳母多服五辛酒麪炙烤之物，或夏月熱乳宿乳與兒，蓋兒肺氣甚清，爲諸臟華蓋，日久痰滯則生風熱，肺受火邪，則胸骨脹起，其形如龜之胸，故名曰龜胸。

龜背者，因兒生下不能保護，以致客風入於骨髓，致精血不能流通，故成龜背，然由此因致成龜背者，占一少部分，大多數龜背，蓋由父母精血不足，元陽虧損者多有之，不觀夫小兒龜背正在命門之間，漸次骨節浮露，其腰如弓，實因骨痿不能支撐之故，此症如遷延失治，輕者成爲廢人，重者多由此喪生。

杏仁湯——治小兒肺感熱邪而成龜胸。光杏仁一錢，酒大黃五分，天門冬五分，木通五分，桑白皮五分，甜葶藶子四分，生石膏四分。

麻防湯——治小兒客風襲入骨髓，而成龜背。麻黃四分，防風五分，枳殼五分，獨活五分，前胡五分，大黃五分，肉桂(少許)六味地黃湯，八味地黃湯，或六君子湯，均治虧損之龜背。

論鶴膝 (西醫名爲下肢關節膝外翻症)

小兒鶴膝，因稟受腎虛，血氣不充，致肌肉瘦削，形如鶴之膝，外色不變，膝內作痛，屈伸艱難，若掀腫色赤而作膿者，爲外因，可治，若腫硬色白不作膿者，是屬本性，多爲難治，屬外因者，皆以十全大補湯加蒼朮，黃柏，防己，惟屬本性(即內因)者，於本方外多加鹿茸。

川芎五分，沙參五分，陳皮五分，元參五分，木通五分，連翹五分，甘草三分。

(附告)前所論痘症，即世俗所謂天花，現論之麻疹，即俗所謂疹子，惟天花成年人亦有發者，治同小兒。

夜啼証治 (西醫名爲神經性或貧血性夜驚症)

小兒夜啼有數症，有感寒，有心熱。有神不安，有拗哭，此中寒熱不同，切宜詳審，而辨別之。

臟寒者，陰盛於夜，至夜則陰急發燥，寒甚腹疼，以手按其腹則啼止，起手又啼，外証面青口冷，口不吮乳，而夜啼不止。

心熱煩燥者，面紅舌赤，或舌胎白澀，無燈則啼，稍息，見燈則啼益甚。

心神不安而啼者，睡中驚悸，抱母大哭，面色紫黑，蓋因神虛而驚悸，有大病後啼，亦由心血不足，與此治法相同。

凡夜啼見燈即止者。此爲點燈習慣，乃爲拗哭，實非病也，夜間切勿燃燈，任彼啼哭二三夜自止。

加味當歸飲——治寒証腹痛夜啼。當歸一錢，吳茱萸一錢，肉桂五分，川芎五分，炮乾薑三分，南木香三分，甘草三分，小茴香三分。

加味導赤飲——治熱證夜啼。川木通一錢，大生地一錢，黃芩一錢，生甘草五分，竹葉五分，燈心四分，川黃連四分，龍胆草四分。

心神不安而啼者，當用十味安神丸。人參一錢，茯苓五分，山藥五分，麥冬五分，龍齒五分，辰砂三分，寒水石三分，甘草三分，金箔一分，冰片一分研爲細末，蜜爲丸，小兒生下百日內夜啼，用蟬退十四個焙乾，入硃砂一分，共研細末，蜜

調於母乳頭上，令兒吮之，神效。

論龜胸龜背 (西醫名爲胸腺肥大，淋巴腺疾患發育障礙病)

龜胸者，胸高脹滿形如覆掌，多因乳母多服五辛酒麵炙烤之物，或夏月熱乳宿乳與兒，蓋兒肺氣甚清，爲諸臟華蓋，日久痰滯則生風熱，肺受火邪，則胸骨脹起，其形如龜之胸，故名曰龜胸。

龜背者，因兒生下不能保護，以致客風入於骨髓，致精血不能流通，故成龜背，然由此因致成龜背者，占一少部分，大多數龜背，蓋由父母精血不足，元陽虧損者多有之，不觀夫小兒龜背正在命門之間，漸次骨節浮露，其腰如弓，實因骨痿不能支撐之故，此症如遷延失治，輕者成爲廢人，重者多由此喪生。

杏仁湯——治小兒肺感熱邪而成龜胸。光杏仁一錢，酒大黃五分，天門冬五分，木通五分，桑白皮五分，甜亭歷子四分，生石膏四分。

麻防湯——治小兒客風襲入骨髓，而成龜背。麻黃四分，防風五分，枳殼五分，獨活五分，前胡五分，大黃五分，肉桂(少許)六味地黃湯，八味地黃湯，或六君子湯，均治虧損之龜背。

論鶴膝 (西醫名爲下肢關節膝外翻症)

小兒鶴膝，因稟受腎虛，血氣不充，致肌肉瘦削，形如鶴之膝，外色不變，膝內作痛，屈伸艱難，若掀腫色赤而作膿者，爲外因，可治，若腫硬色白不作膿者，是屬本性，多爲難治，屬外因者，皆以十全大補湯加蒼朮，黃柏，防己，惟屬本性(即內因)者，於本方外多加鹿茸。

論五軟五硬

(西醫名爲先天性骨發育障礙胎生性軟骨萎縮症或化骨不全症，骨脆弱症，重者名佝僂病。)

小兒生下後，有五軟五硬之症，乃胎元怯弱，稟受先天陽氣不足，而不耐寒暑，更爲六淫所犯，便爾五軟見焉，五軟者，頭項軟，身體軟，口軟，肌肉軟，手足軟，是爲五軟，頭項軟，肝腎病也，肝主筋，腎骨，肝腎不足，故頭項軟而無力，手足軟，脾胃病也，脾主四肢，脾胃不足，故手軟而懶於抬，足軟而懶於步也，身體軟，腸衰髓怯，遍身羸弱而不能強立，口軟者虛，舌出口而懶於言，肌肉軟者，肉少而皮寬體虛，弱之象也，總之本於先天不足，宜用六味地黃丸，以補脾胃，而所更注重者在胃，蓋胃爲五臟六腑之化源，尤宜間服補中益氣湯，用以舉升中氣，倘得脾胃一旺，則臟有所稟，諸軟之症，庶幾得愈矣。

五硬者，手硬，脚硬，腰硬，肉硬，頸硬也，仰頭取氣，難以動搖，氣壅疼痛，連及胸膈，手心脚心，冰冷而硬，此陽氣不榮四肢身體也，爲獨陰無陽之症，當用補藥，宜服六君子湯加薑，桂，升麻，柴胡，以補脾平肝，此症若面青小腹極硬者，多屬不治。

論丹毒

(西醫名爲連鎖球菌傳染丹毒病)

小兒赤遊丹毒，皆由心火內壅，熱與血搏，或起於手足，或發於頭面胸背，遊移上下，其熱如火，痛不可言，赤如丹砂，故名丹毒，自腹部發現到四肢易治，自四肢入腹難治，治丹毒之法，先用辛涼解毒之內服藥，使毒漸消，方可再行擦敷，最爲合法。

小兒患丹毒，一歲外者易治，未週歲者難治，然治之得法，無論大小均不難治矣，編者嘗治百日內外之大丹，從陰囊下起，起去一殼而愈。

小兒大丹急症，如五日不治，攻入腸胃則不救，宜逐一辨認，依方法治之，百無一失。

凡治丹毒俱宜先服防風升麻湯，以散其邪。

北防風一錢，綠升麻五分，黑梔子五分，麥冬三分，荆芥穗三分，木通三分，粉乾葛三分，薄荷葉三分，黑元參三分，甘草二分，牛蒡子四分，燈心二分，如兼大便閉結，於本方加大黃利之。

再用磁鋒砭法如下。

用上清磁器輕輕敲破，取其鋒銳者一枚，將簞子頭劈破，橫夾磁鋒，露鋒於外，用線繫緊，以磁鋒正對丹毒之處，另外以簞子一條，於磁鋒簞子上輕輕敲之，其血自出，多刺更妙，毒血一出，立時見功。

一、用窰心土研為細末，雞蛋清調塗。

一、乳香去油研末，雞蛋清調塗。

一、柳木燒炭研末，淨水調塗。

一、用紅飯豆研末，雞蛋清調塗。

一、鮮油茶為團搗爛敷之。

一、用桑白皮切碎焙乾為末，淨水調塗。

再以上列療法，任擇一條用之。

古醫論丹毒分為十種，如鬼火、天火、烟火等，徒亂人耳目，故本講義總為一起，以免空談，而切實際。

論水痘

(西醫名為接觸傳染性發痘病)

水痘似天花而實非天花，外候面紅唇赤，眼水如光，（即眼淚如水珠）咳嗽噴嚏，涕唾稠濃，身熱，二三日而出，明晶如水泡，形如小痘，皮薄痂結，中間暈更小，易出易斂，溫之則痂難落，而成爛瘡，切忌薑辣之物，並沐浴冷水，犯之則成爛水腫，自始至終，惟以小麥湯爲準方。

小麥湯——治水痘惟一妙方。小麥一兩，白滑石八錢，地骨皮五錢，生甘草五錢，人參五分，大黃五分，知母五分，羌活五分，蓉麻子五分，本方小麥須多用，先煮水十數沸，再入各藥同煎。

論露丹

（西醫謂由於連鎖球菌傳染侵入臍部而起）

小兒生後百日內外，半歲以上，忽然眼胞紅腫，面青白色，夜間煩啼，臉如胭脂，此因伏熱在內，發之於外，初則滿面，如水痘，脚微紅而不壯，出沒無定，次至頸項，赤如丹砂，名曰露丹，當以三解散陳散之。

人參一錢，防風八分，天麻五分，鬱金五分，白附子五分，大黃五分，黃芩五分，僵蠶五分，全蠍五分，枳殼五分，薄荷五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燈心三分。

論破傷風

（西醫謂此症由於破傷口被桿狀細菌傳染，其毒素入血而發之症狀）

小兒或因跌撲，或因器物破傷，被風邪時襲，傷處發腫，謂之破傷風，速宜治之，不然則發瘧矣。

內服疎風活血散，當歸一錢，生地八分，赤芍五分，防風五分，紅花五分，川芎五分，蘇木五分，甘草三分。

外敷紫金錠，山茨菇一錢，五倍子八分，大戟五分，雄黃五分，辰砂五分，麝香二厘，爲錠，水磨敷。

論小兒癇疾(西醫名爲傳染性風濕性心臟內膜炎跳舞病)

癇者，猝然而倒，四肢強直，目閉，或眼珠翻上不轉，口噤，或有咬其舌者，口中涎出，或有無涎者，面色，或青或白，或作獸畜聲，其狀不一，乃小兒之惡候也，昏暈一時，即醒如常，起坐又如常人，其發也，或以旬日計，或以月計，夫癇者癇疾也，非暴病之謂，亦有由於初病誤作驚治，輕於鎮墜，以致閉固其病不能外散，所以留連於膈膜之間，一遇形寒冷飲，引動其痰，倏然而起，堵塞脾之大絡，絕其升降之道，致陰陽不和，而猝然而倒，病至如此。

最要之因，只因小兒中氣素弱，脾不運化，則乳食精微不化氣血而爲痰，偶值寒凝，即倏然而發，豈必心竅有痰而後發哉，(俗醫治此病，多有認爲痰迷心竅者，認此中之邪，無異鐵石，非用攻堅破壘之法，不足勝其冥頑，嗚呼，以嬌嫩虧軟之體，而猶入井下石，豈司命慈幼之心哉)。若果心竅有痰，則已憺然一物，何以發過清明如故，可知非痰迷心竅之症，誤作痰迷心竅治之，愈攻愈敗矣。

消風飲——治小兒諸般癇症，此乃治癇症最初步之方，用以疎散外感，開通經絡，庶幾藥得以流通故耳。南薄荷一錢，羌活八分，獨活五分，防風五分，天麻五分，荊芥穗五分，正川芎五分，細辛五分，南星三分。

按治癇有用礞石，甘遂，牙硝，雄黃之類者，以爲毒烈可以攻痰，膠萎太甚，慎之，慎之。

定癇丸——治小兒癇症，從前攻伐太過，致中氣虛衰，脾不運化津液，爲痰，偶然有觸，則昏暈猝倒，良久方甦，此不可只用治標之法，蓋病源深固，但可徐圖，惟以健脾，補中爲主，久服痰自不生，癇自不作矣，倘係年深日久者，日與後列河車八味丸間服，無不愈者。人參一錢，白朮八分，茯苓五分，陳皮五分，半夏五分，石菖蒲五分，當歸五分，肉桂五分。

白芍五分，苡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龍齒五分，白寇仁五分，辰砂五分，金箔爲衣，共製爲丸，薑湯調服。

河車八味丸——治小兒癩症，年深日遠，肝腎已虧，脾肺不足，心血耗散，症候不時舉發，此症總歸於虛，不可以爲有餘而攻逐之，致成不救，但以此丸爲每日早服之品，用以救腎，以前列之定癩丸於每晚服以寧心，健脾生肺，則萬舉萬全。紫河車一個（用白礬煎湯揉洗極淨，再薑汁同酒煮）大地黄（薑汁炒焦）淨棗皮（炒乾）各五錢，粉丹皮（炒乾）一錢，真澤瀉（鹽水炒）八分，鹿茸（切片炒乾）五分，白茯苓（蒸晒）五分，真山藥（酒炒）五分，附子（切片焙乾）五分，肉桂心（研末）五分，五味子（炒乾）五分，麥冬（糯米拌炒）五分，共爲丸，淡鹽湯送下。

弱者按治癩以此治本之治法，十全其十，俗醫惟知見症治症，不知古哲有見痰不治痰，見血休治血之訓，有識者，毫不爲標本所眩惑，斯爲明理之醫也。

論小兒癩積（西醫名爲潛伏型慢性消化不良症）

內經曰，新積痛可移者易已，積不痛難已也。

凡飲食之積，非漸積者，不過以飲食偶傷，必在腸胃之內，故可行可逐，易治也，惟飲食無節，以漸積留滯者，多成癩積，於左脇膈膜之間，此陽明宗氣所出之道也，若飲食迭進，饑飽無論，以致陽明胃氣，一有所逆，則陰寒之氣得以乘之，而脾胃不及消化，故留滯未消，併腸中汁沫，搏聚不散，漸成癩結矣，然其初起甚微，人多不覺，及其既久，則根深蒂固，而藥餌難及矣。

今北方小兒多此症，而尤於麵食之鄉爲最，正以麵性多滯，而留積成矣，惟當以漸漸消磨，設法治之，幸勿孟浪，欲求

速效，妄行攻擊，徒致胃氣受傷，而積仍未去，以速其危也。

癥積之重者，血膜化水，側辟腸旁，時時作痛，時發潮熱，或寒熱往來，而似瘧疾，蓋小兒臟腑和平，脾胃壯實，則榮衛宣暢，津液流通，縱使多飲水漿，亦不能為病，惟脾胃不勝，乳哺不調，三焦不運，水飲停滯，冷氣搏之結聚而成此症。

消癥丸——專治小兒身體素弱，辟在腸下，面黃肌瘦，午後發熱似瘧。人參一錢，白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茯苓五分，青皮五分，川厚樸五分，枳實五分，砂仁五分，神曲五分，麥芽五分，鱉甲五分，法半夏五分，肉桂五分，黃連五分，京三稜五分，南木香五分，乾薑五分，以上共為細末，米粉糊製為丸。

論日光浴

凡小兒之虛弱體質，應行日光浴，乃指全身日光浴而言，此等小兒之行日光浴，宜避冬夏，或以三月四月及十月十一月為最宜，此時期不但其日光強度適於虛弱體質，且晴天較多，故易見效果，監督虛弱兒童之行日光浴，尤宜充分注意，不可焦急，不可過度，必須依法順次進行，總以細心忍耐為要。

腺病質與日光浴

體內各處淋巴腺腫脹，外觀羸瘦，皮膚之抵抗力極弱，容易傷風，兒時難得幸過，至青年期必患結核者，即腺病質之人也。

改造者等人之體質。其根本療法即為日光浴。此等小兒如行日光浴，可收極好之效果，血球必增，食慾必進，體重必加，皮膚之抵抗力亦必變強，如能勵行不懈。繼續至一年二年或數年之久，則不惟患者自身之幸福，即社會之幸福，亦無過於此。

△行全身日光浴，其法殊簡單，初日以病處晒十分鐘，翌日延長至二十分，如此遞增，即見反應，以後一日可延長至三小時。

(小兒科卷二終)

7141

104336₂

天津國醫學院編
新國醫講義教材

夏

小兒科卷三

專發學員功課
非賣品

院址：天津英租界三十二號路義慶里八號
院長：尉 稼 謙

新國醫講義教材 小兒科(卷三)

論小兒蟲痛 (西醫名蛔虫病蟻虫病)

內經曰，飲食者皆入於胃，胃中有熱則蟲動，蟲動則胃緩，胃緩則涎出。

夫蟲痛，蟻蟲也，蓋由小兒脾胃素弱，多食甘肥生冷，留而為積，積化無路，腐而生蟲，動則腹痛，發則腫聚一塊，痛有來去，乍作乍止，嘔惡吐涎，口出清水，久而不治，其蟲長大，則貫胃殺人矣，蟲痛之病，面白唇紅，六脈洪大，是其候也，大凡腹內有蟲，必口味好甜，食則不止，或好食泥土，茶葉，灰炭之類物。

檳榔丸——治小兒一切蟲症，此方功能殺蟲。

檳榔一錢，木香八分，鶴虱子五分，貫仲五分，廣錫灰五分，陳乾漆五分，巴豆霜五分，白雷丸五分，共製為丸，每服一分，此乃攻蟲取積之法，末可常用，及取蟲之後，速服調補脾胃之藥也。

論小兒各種咳嗽 (西醫名呼吸系病)

肺實咳嗽痰喘，(西醫名支氣管粘膜炎)當用葶藶子炒為末，棗肉和為丸，白水送，肺實可用，虛則勿用。

咳嗽聲不出者，紫苑微炒研末，杏仁去皮尖研為泥，煉蜜為丸，另以五味子煎湯化服。

咳嗽多痰，葶藶子，知母，俱炒為末，和砂糖為丸。

咳嗽聲虛熱，自汗吐紅者，當用西洋參切片焙乾，天花粉切片酒炒，共為細末，每臨睡用蜜湯調服。



秋天肺燥咳嗽無痰，北沙參一味，水煎濃服。

熱痰咳嗽（西醫名大肺葉性肺炎），痰出稠澀，或咽喉痛，當用梨橘紅，半夏，枯黃芩，共爲末，砂糖爲丸，白水送服。

論小兒噤口

（西醫名輕口腔炎）

小兒噤口之症，失治多致不救，其症舌上生瘡，如黍米狀，吮乳不得，啼聲漸難，因胎熱所致，法當清熱疎散之劑，當用龍胆湯——柴胡一錢，黃芩八分，甘草五分，鈎藤五分，赤芍五分，龍胆草五分，大黃五分，枳榔五分，桔梗五分，赤茯苓五分。

又有一種口吐白涎，牙關緊急者，此胎熱內結，復有外邪乘之，先以擦牙散，先擦其牙關上。生南星，龍腦，爲細末，和生薑汁，放大牙擦之，即開。

如再不開，將藥調糊，含大人口內，以筆管對病兒之鼻孔吹之，其關定即立開，再用內服全蝎散——全蝎一錢，辰砂八分，礬砂五分，龍腦五分，水煎藥末服之。

至病勢稍安即止，勿可過帖，病還，仍以調和脾胃爲善後之法。

論小兒撮口

小兒口撮如囊口（西醫名輕眼膜炎兼顏面神經疾患），吮乳艱難，舌強唇青，口吐涎沫，面色青黃，或赤黃，乃受自胎中，熱極而然，如四肢厥逆而冷，其症難痊，如氣高痰盛，宜用礬蠶辰砂散——礬蠶一錢，辰砂八分，蛇退五分，鈎藤五分，赤脚蜈蚣五分，竹瀝水五分。

論小兒臍濕臍瘡

(西醫名臍漏膿或名臍炎)

浴兒任意洗濯，或包裹不週，以致尿浸而臍濕，遂致肚臍淋漓不乾，名曰臍濕，甚則歛赤作成瘡痕，名曰臍瘡，如臍濕用滲臍散敷之。

枯礬一錢，龍骨五分，再加麝香少許，以上共研細末，撒臍中。

如係臍瘡則以黃金散敷之。即黃連一錢，胡粉八分，龍骨八分，共為細末，撒臍中。

論小兒臍突

(西醫名臍肉芽腫)

嬰兒蘊熱在內無所發洩，故伸引頻頻，睡臥不安，努張其氣，沖入臍中，所以臍忽腫赤，極大光浮，乃臍突之名，須內服犀角散——荆芥一錢，防風八分，牛蒡子五分，甘草五分，水煎湯沖犀角末服，外敷二豆散，——赤小豆一錢，淡豆豉八分，南星五分，白欬五分，共為細末，用芭蕉汁調敷臍旁，此等藥品，消腫極靈，此病最忌全用寒涼之藥，敷臍上，恐冰凝熱毒，反成凶也。

論小兒臍風

(西醫名臍部傳染)

臍者，小兒之根蒂也，名曰神關，六近三陰，喜溫惡涼，喜乾惡濕，如臍臍悉穩妥，臍風何由而起耶。(治法同前)

論小兒感冒風寒

(西醫名流行性感冒)

小兒氣血未充，皮膚最是柔脆，偶感風寒，則邪氣入於腠理，輕者為感冒，重者為傷寒，有夾食，或夾熱或夾驚之辨。

(論傷風) 衛主皮毛，內關肺，肺感風邪，故令身體發熱，惡寒，頭痛，有汗，嚏涕，鼻塞，咳嗽頻頻當用杏蘇飲——杏仁

一錢，紫蘇八分，前胡五分，桔梗五分，枳殼五分，桑白皮五分，黃芩五分，貝母五分，陳皮五分，麥冬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生薑五分。

(論傷寒) 小兒傷寒，發熱無汗，惡寒頭痛，嘔逆煩悶，此病邪盛欲傳經也，初起用九味羌活湯——蒼朮一錢，白芷八分，川芎五分，細辛五分，羌活五分，防風五分，生地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甘草五分，加生薑，葱白。

如病邪已傳經者，則用柴葛解肌湯——葛根一錢，柴胡八分，白芷五分，羌活五分，桔梗五分，石膏五分，黃芩五分，赤芍五分，半夏五分，枳殼五分，如兼裏症者，則用大柴胡湯——柴胡一錢，黃芩八分，赤芍五分，半夏五分，枳實五分，大黃五分，加生薑，大棗。

(論感冒傷寒) 小兒平日不節飲食，內傷停滯，外復感風寒，其症必惡寒惡食，發熱無汗，口吐酸物，大便閉，小便澀，腹熱膨脹，熱盛者用雙解散——麻黃三分，朴硝三分，大黃五分，當歸五分，赤芍五分，連翹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薄荷五分，荆芥五分，防風五分。

內無熱者，用木香正氣飲(方見雜病講義)。

(論感冒夾驚) 小兒感冒風寒未解，復為驚異所觸，故見心驚胆怯，睡不安，身熱煩燥，面色發青，先以疏解散疏之，羌活一錢，蘇葉八分，防風五分，枳殼五分，桔梗五分，前胡五分，赤芍五分，杏仁五分，殭蠶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黃連五分，加生薑五分，再以涼驚丸鎮之，龍胆草一錢，防風八分，川黃連五分，青黛五分，鈎藤五分，牛黃半分，為末麵糊為丸。如病雖退，尚覺心驚不寐者，再以柴胡溫胆湯和解之，則寧神定志矣，柴胡一錢，陳皮八分，半夏五分，茯苓五分，甘草五

分，竹茹五分，枳實五分，加生薑大棗。

嘔吐門（論小兒傷食吐）小兒乳食過飽，停蓄胃中，以運化不靈，則多吐乳片，猶如物盛滿而上溢也，其症身熱面黃，肚腹膨脹，治宜用消乳飲，化其宿食，安胃和中，兼節其乳食，自然吐止也。

消乳飲——香附一錢，神曲八分，麥芽五分，陳皮五分，砂仁五分。

若稍大之兒，飲食無節過食油膩麵食之物，以致壅塞中脘，損傷胃氣而成，其肚腹脹熱，惡食口臭，嘔吐酸涎，眼胞浮腫，治宜用三稜和胃飲——京三稜一錢，陳皮八分，半夏五分，神曲五分，山楂五分，丁香五分，枳實五分，厚朴五分，蒼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香附五分，砂仁五分。

（論小兒夾驚吐）小兒多因飲食之時，忽被驚異所觸而成，其症嘔吐清涎，身熱煩躁，臥不安寧，先用下列方，天麻一錢，全蝎一錢，扁豆五分，茯苓五分，白芷五分，連肉五分，再用定吐湯——丁香一錢，木香八分，陳皮五分，半夏五分，炒麥服子五分。

（論小兒痰飲吐）小兒飲水過多痰飲壅盛，留在胸中，變而為痰，痰因氣逆，嘔吐成矣，其候頭目眩暈面青嘔吐痰涎沫，宜用香砂二陳湯，木香一錢，砂仁八分，陳皮五分，半夏五分，虛者用六君子湯。

（論小兒蟲吐）蟲吐之症有二，有因胃經蒸熱而成，有因胃經寒迫而成者，皆能令蟲擾亂胃中而作吐也。

其證唇色必變青色，或紅或白，胃口時痛時止，頻頻吐出涎沫，屬熱者當用化蟲丸，燕菜一錢，鶴虱八分，苦練五分，胡粉五分，檳榔五分，使君子五分，枯礬五分，製為小丸，黃連煎水送服之，寒者，用附子一錢，乾薑八分，肉桂五分，煎湯

送服此丸。

瀉症門 (西醫名消化系大腸洞洩)

〔論小兒傷乳食瀉〕小兒因乳食過飽，損傷脾胃，乳食不化，故頻瀉酸膿噓臭，腹熱脹滿，疼痛，口渴，惡食，小便赤澀，當用保安丸——香附一錢，砂仁八分，乾薑五分，青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三稜五分，炙甘草五分，麵糊爲丸。

〔論小兒中寒瀉〕小兒中寒瀉者，因過食生冷油膩，腹鳴腹脹，時復疼痛，所瀉皆澄澈清冷，面色淡白，四肢逆冷，懶進飲食，當用訶子散——訶子一錢，肉荳蔻八分，白朮五分，人參五分，茯苓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陳皮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薑湯調送。

〔論小兒火瀉〕火瀉者皆因臟腑積熱或外傷暑氣，故瀉時暴注下迫，心煩口渴，瀉多黃水，小便赤色，先用玉露散清其熱，即石膏八分，甘草五分，爲細末，白水調服，再用四苓散利其水，白朮一錢，澤瀉八分，豬苓五分，茯苓五分，爲細末，燈心湯調服。

〔論小兒驚瀉〕驚瀉者，因氣弱，因受驚，致成泄瀉，其夜臥不安，晝則驚惕，糞則稠膠，並滯垢青色，治宜鎮心抑肝，先以益脾鎮驚散，人參一錢，白朮八分，茯苓五分，硃砂五分，勾藤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爲末，燈心湯調服，再以養脾丸，和其脾，人參一錢，白朮五分，當歸五分，川芎五分，麥芽五分，木香五分，製爲丸，陳倉米飲調服。

〔論殮泄〕殮泄者，因小兒春傷風邪，清氣下陷，脾失健運，以致完穀不化者，乃殮瀉之名也，治者須補養脾胃，先用補中益氣湯升其中氣。

若泄瀉日久，腸滑不禁者，用四神丸，補骨脂一錢，五味八分，肉荳蔻五分，吳茱萸五分製爲丸，薑棗湯送。

痢疾門 (西醫名大腸粘膜炎患)

(論小兒寒痢) 寒冷傷胃，久痢不止，或臟氣本虛，復爲風寒所乘，傷於腸胃，故痢時腸鳴切痛，實難堪當，面唇青白，口雖渴而喜熱飲，此乃虛寒之症也，如日久不愈，當用養臟湯，人參一錢，白朮八分，木香五分，當歸五分，白芍五分，肉桂五分，甘草，烏梅各五分。

(論小兒熱痢) 熱痢者，皆因濕結於腸胃，致腹窘痛，下痢無度，尿短色紅，舌青唇焦，喜飲冷水，此裏熱之症也，此症重則用當歸芍藥湯，當歸一錢，赤芍八分，木香五分，黃芩五分，黃連五分，大黃五分，甘草五分，檳榔五分，輕則用白頭翁湯，白頭翁一錢，秦皮八分，黃柏五分，京山查五分，黃芩五分。

瘧疾門 (西醫名麻拉利亞原蟲慢性傳染病)

(論小兒寒瘧風瘧) 小兒瘧疾，先傷寒，後傷於風，故先寒後熱身體無汗，此爲寒瘧，如先傷於風，復後傷於寒，故先熱後寒，身體有汗，此爲風瘧。

寒瘧，麻黃羌活湯——麻黃一錢，羌活八分，防風五分，甘草五分。

風瘧用桂枝羌活湯——羌活一錢，桂枝八分，防風五分，甘草五分。

(論小兒食瘧) 既傷飲食復感風暑之氣，以致寒熱往來，胸腹脹滿，面黃惡食，痞悶不通也，當用柴平湯——柴胡一錢，陳皮八分，半夏五分，蒼朮五分，川厚朴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生薑渣五分，人參二分，大棗五分。

(論小兒寒飲壅痰) 小兒素有痰飲，復因外感之邪凝結於脾胃，故多嘔逆，面色黃而腫，胸膈膨脹，當用清脾飲——柴胡一錢，黃芩八分，半夏五分，甘草五分，厚朴五分，青皮五分，枳殼五分，茯苓五分，蒼朮五分，橘紅五分，氣虛加人參五分。

論諸疳證治 (西醫名胃腸系粘膜組織疾患)

夫疳之爲病亦小兒惡候，十四歲以前爲疳，十四歲以後其病曰勞，皆異元怯弱，氣血虛衰故也，究其病原莫不由於脾胃，蓋胃者水穀之海也，水穀之精氣爲營，悍氣爲衛，營衛豐盈，灌溉諸臟，凡人身充皮毛腠理者氣也，潤皮膚美顏色者血也，總而言之，水穀素強者無病，水穀減少者病，水穀亡去則死矣，凡病疳而形不魁者氣衰也，色不華者血弱也，氣衰血弱其脾胃必傷，有因幼小乳食，腸胃未堅，因食物太早，耗傷真氣而成者，有因甘肥肆進，飲食過飧，積滯日久，面黃肌瘦而成者，有因乳母寒熱不調，或喜怒，房勞，之後，乳哺而成者，有二三歲後，殺肉果菜，恣其飲啖，因而停滯中焦，食久成積，積久成疳，有因取積太速，耗損胃氣，或因大病之後，吐瀉癯瘠，乳食減少，以致脾胃失養，二者雖所因不同，然皆總歸於虛也，其症頭皮光急，毛髮稀疎，腮縮鼻乾，口饑唇白，兩眼昏爛，操鼻擦眉，脊背黧黃，門牙咬牙，焦渴自汗，尿白酸澆，肚腹腸鳴，癆結潮熱，醋嗜瓜菓鹹水炭泥者，皆其候也，然治寒以溫，治熱以涼，此用藥之常法，殊不知疳之爲病多虛所致，即熱亦多虛中之熱，寒者亦虛中之寒，積者亦虛中之積，故治積不可驟攻，治寒不宜峻溫，治熱不可過涼，積爲疳之母，故治疳必先去積，然遇極虛者，而迅速攻之，則積未去而疳危矣，慎之，慎之。

壯者須先去積而後扶胃氣，羸者先扶胃氣而後消之，書曰，壯人無積，虛則有之，可見虛爲積之本，積反爲虛之標也，如惡

食滯瀉，乳食直下，牙齦黑爛，頭項軟倒，四肢厥冷，下痢，腫脹，面色如銀，腹硬如石，肌肉青黑，肛門如筒，口吐黑血，及吐利長蛔虫不止者，並爲不治，初病者以集聖丸爲主方，真蘆薈一錢，五靈脂八分，夜明砂五分，真廣皮五分，枳青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蓬莪朮五分，使君子五分，全當歸五分，正川芎五分，川黃連五分，人參五分，乾蟾蜍五分，西砂仁五分，共爲細末，以公猪胆汁，製爲丸。

(各症加減法) 一，病有咬牙舒舌，舌上生瘡，愛飲冷水，唇紅面白，喜伏地臥，此心疳也，本方去莪朮，砂仁，青皮，川芎，木香，加生地一錢，茯苓八分，膽南星五分，硃砂五分，甘草五分。

一，凡面青口生白膜，泄瀉夾水，或瀉青色，此疳疔也，本方去莪朮，砂仁，陳皮，木香，加龍胆草一錢，梔子八分，防風五分，天麻五分，蟬退五分，青黛五分。

一，愛食泥土冷物，飲食無度，身面俱黃，髮稀作穗，頭大頸小，腹脹脚軟，間或泄瀉，肌瘦，晝涼夜熱，不思乳食，此脾疳也，專用本方。

一，鼻下赤爛，手足枯細，口中腥臭或作喘嗽，右腮晃白，此肺疳也，本方去莪朮，砂仁，青皮，川芎，木香，加桑皮一錢，桔梗八分，蘇葉五分，阿膠五分，甘草五分，外用澤蘭葉一錢，銅綠八分，輕粉五分，共爲細，敷爛處。

(附告) 上條輕粉有毒，用時令藥店炮製後再用爲佳。

蓋母之氣血若調，乳則長養精神，氣血一病，乳則反爲病根，母既妊娠，精神下蔭衝任之脈，不能上行，氣則壅而爲熱，血則鬱而爲毒，小兒神氣未全，易於感動其候，寒熱時作，微微下利，髮毛蓬鬆，意殊不悅，甚則面色萎黃，腹脹青筋，泄

瀉多吐，日漸羸，竟成疳症，當用下方龍胆湯——人參五分，茯苓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龍胆草一錢，鈎藤八分，柴胡五分，枳梗五分，赤芍五分，川芎五分。

一、骨蒸之病，多起於胃，其始也，邪火上衝而不能咳，邪火消燦而喜飢，蓋胃為氣血之海，氣血不足，邪火殺穀，水之精氣不足濟之，漸成口乾煩燥，夜熱朝涼，毛焦，口渴，氣促盜汗，形如骨立，謂之消痺，若大便十餘行，肢瘦腹大，頻食多飢，謂之食併，此皆邪火為害，耗傷精液而致之，當用大肥兒丸，人參一錢，山查八分，白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蓬蘽五分，厚朴五分，神曲五分，黃連五分，茯苓五分，白芍五分，地骨皮五分，澤瀉五分，肉苳蔻五分，枳榔五分，川芎五分，柴胡五分，使君子肉五分，乾蟪蝮五分，甘草五分，五穀蟲五分，共為末，蜜為丸。

煎減肥兒丸，治一切久病，總歸虛處，不可以前法治之，只宜以此丸久服，以補為消，無不愈者，人參一錢，黃耆八分，白朮五分，茯苓五分，陳皮五分，青皮五分，當歸五分，鱉甲五分，黃連五分，木香五分，使君子肉五分，蟪蝮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蜜為丸，疳症簡便方列後：

一、小兒疳積，肚大黃瘦骨立，頭上瘡痂，髮如麥穗，當用乾蟪蝮四五隻去四足以香油塗之，炙焦為末，蒸黑用，棗去核，取肉搗膏，和蟪末為丸，龍眼核大，每日服三次，積垢自下，多服之，形容自變，其病如失。

二、用天漿蟲四兩，洗極淨，曬乾微炒為末，加甘草細末五錢，米糊為丸，彈子大，每服一丸，米湯調下。

一、小兒諸瘡日久，頭面生瘡，爛成孔凹，如大人楊梅瘡樣，用蒸糯米飯時，蒸蓋四邊滴下氣水，以碗盛之，掃敷瘡上，數日即效。

- 一，疳蝕口鼻，用醬蠅洗凈極淨，晒乾，微炒爲末，頻吹口鼻內，極效。
- 一，小兒口疳破爛，用黃柏炙焦加冰片，共研爲細末，先以清水漱口，復以此藥擦之。
- 一，走馬牙疳，及齒齦腐爛黑臭者，用兒茶，黃柏，冰片，薄荷，青黛，共研爲細末，先以溫水漱口，然後吹藥於疳上，每日六七次，吹藥之時，涎從外流者吉，涎收向內者凶，此毒入裏之象也。
- 一，牙疳鼻疳，用人中白一錢，(蝦)，枯白礬八分，共爲末，濕者用乾藥末擦之，乾者先以香油潤濕，然後擦藥。
- 一，牙疳潰爛，穿唇破舌，用胡黃連，兒茶，枯白礬，共爲細末擦之。

疳症固爲兒科要病，故古書對此論列雖繁，內服外擦，藥方之數，極爲雜亂，多有華劣之方，令兒暗損真元，陰傷榮衛，所謂急於食功，僥倖得效，皆非治此柔嫩嬰兒之道，故本篇對於不正確之藥方，概不採入。

論小兒時疫証治 (西醫名急性傳染病)

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疾等症，人所易知，一染時疫，人所難窺，所以耽誤者良多，蓋幼科醫者，詳於痘疹吐瀉驚疳併諸雜症，對時疫多忽料之也，古人稱幼科爲隱科，蓋不能盡罄所苦，以告僑師，師又安能盡悉，夫間切之意，所以但知其身熱，而不知其頭痛身痛，但知其不思乳食，心胸膨胸，疑其內傷乳食，安知其疫邪傳胃也，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，以爲小兒吐瀉爲常事，又安知其下利也，又何暇致思爲時疫所下也，小兒賦質嬌怯，筋骨柔脆，一染時疫，延就失治，即病兩目上吊，時時驚搐，四肢發溼，十指勾曲，意智昏迷，甚則角弓反張，必延幼科醫治，正合彼平日學習見聞之症，因多誤認爲慢驚風轉治轉劇，因見小兒不啼不語，以爲大效，豈知就此傷生，深爲憫痛，大凡遇地方疫毒流行，大人可染，小兒獨

不可染邪，但所受之邪雖一，因其氣血未足，筋骨柔脆，故所現症有輕重之異耳。

太極丸 主治凡疫病流行之時，小兒作熱，即是時疫，多有眼目上翳，角弓反張，手足搐掣，不可誤認爲驚風，但按疫癘治之，自愈，膽南星一錢，天竺黃八分，酒大黃五分，乾姜蠶五分，異射香五厘，梅花冰片五分。

上方天竺黃不妨多用，麝香特別少用，共爲細末，煉蜜爲丸，硃砂爲衣，白水送服神效。

普通急症特效外治法

(疎表法) 小兒發熱不拘風寒飲食，時行痘疹，並宜用之，以葱一握搗爛取汁，少加麻油，在內，和勻，以指蘸葱油摩遍兒之五心頭面項背諸處，每處摩擦十數遍，運舉以厚衣裹之，畧疎微汗，不可令其大汗，此法最能通腠理，行經絡，使邪氣外出，不致久留營衛，而又不傷正氣，良法也。

(清理法) 小兒發熱至三四日，邪入內，或乳食停滯，內成鬱熱，大小便閉，此爲內熱，以雞蛋一枚，去黃取清，以碗盛之，入麻油約與蛋清等，再入雄黃末少許，攪極勻，復以亂髮一團，蘸蛋清於小兒胸口拍之，寒天須以火烤暖，不可冷用，自胸口拍至臍部止，須拍半時之久，仍以頭髮敷於胸口，以布繫之，一炷香久，取下不用，一切諸熱，皆能退去，蓋蛋清能滋陰退熱，麻油雄黃，解毒涼肌故也，此身有熱者用之，倘身無熱者惟啼哭焦煩，志不安者，不必用蛋清，專以麻油雄黃搗髮拍之，仍敷胸口，即時安臥，此法多救危險，功難盡述。

(解煩法) 凡小兒實熱之症及癩疹毒熱極盛，其候面赤口渴，五心煩熱啼哭焦擾，身熱如火，上焦鬱甚，氣逆喘急，揚手擲足，一時藥不能及，用水粉一匙，以雞蛋清調勻，畧塗兒之胃口，及兩掌心，復以醞酒小麴十數枚，研爛，熱酒和作二餅

貼兩足心，以布繫之，少頃其熱散於四肢，心內清涼，不復啼擾。

(開閉法) 凡兒昏沉不醒，藥不能入，蓋因痰塞其脾之大絡，截其陰陽升降之隧道也，原非死症，用菖蒲，生艾葉，生薑，生葱，各一握，共入石臼內搗如泥，以麻油好醋同前四味炒熱布包之，從頭頂，胸背四肢，乘熱而下熨之，其痰一豁，候然而醒，此方不特小兒，凡閉症皆有效。

(引痰法) 凡小兒痰嗽上氣喘急有升無降，喉中牽鋸之聲，須引而下行，用生白礬研末，少入麵粉，米粉亦可，蓋生礬見醋即化成水，入麵粉取其膠粘故也，好醋和作二餅，貼兩足心，用布包之，一宿其痰自下。

(煨痰法) 凡小兒胸有寒痰，不時昏絕，醒則吐出如綠豆粉濃厚而帶青色，此極寒之痰，前法皆不能化，惟以生附子一枚，生薑一兩，同搗爛炒熱布包熨背心及胸前，熨完，將薑附共捻成一餅，貼於胃口，良久其痰自開。

(納氣法) 凡小兒虛脫大症，上氣喘急，真氣浮散不得歸元，諸藥無效，用吳茱萸一錢，胡椒八分，五倍子五分，研極細末，酒和作餅，封肚臍，以帶繫之，氣自順。

(定痛法) 凡小兒胸飽悶，時腹疼痛，一時不能得藥，用食鹽一小碗，鍋內炒極熱，布包之，由胸腹從上熨下蓋因隨走血分，故能軟堅，所以止痛，冷則又炒又熨，痛定始止。

如遇男婦用此定痛法，療治諸般氣痛，尤有大效。

論小兒口瘡証治 (西醫名重口腔炎)

內經云，中央黃色入通於脾，開竅於口，又曰，脾氣通於口，脾和則口能知五味矣。

故口者脾之外候，凡齶口者，口內白膩滿舌如齶之口，此肺熱而心脾為甚，故發於口，尚須內服三黃連翹湯，黃芩一錢，黃柏八分，大黃五分，連翹五分，牽牛五分，滑石五分，振擲五分，赤芍五分，外以保嬰散吹之，當填砂一錢，枯白礬八分，牙硝五分，共為細末吹之。

口瘡者滿口赤爛，此因稟賦本厚，養育過溫，心脾積熱，蒸蒸於上，以成口瘡，當內服三黃連翹湯即可矣。

口糜者滿口生瘡潰爛，乃膀胱移熱小腸，膈腸不便，上為口糜，以導赤散去小腸之熱，以五苓散去膀胱之濕，當以二方合服，（方見以前講義）

口瘡又有一種，服涼藥不效，乃肝脾之氣不足，虛火泛上，而無制，宜用理中湯。

（附按此症為數甚少，聊備一格，以資參考，臨症而知權變）

上脘脹起如懸癭者，此名腫脘，由脾胃挾熱，氣血不能收斂而成，須內服三黃連翹湯，外以下方碧雪散吹之，蒲黃末一錢，青黛八分，礪砂五分，牙硝五分，甘草末五分，共為末吹之，小兒兩頤流涎，浸漬胸前，此名滑頤，蓋涎者脾之液，口為脾竅，脾胃虛寒，不能收斂津液，故涎瀝從口出而滯於兩頤，宜用溫脾丹，南木香一錢，法半夏八分，炮乾薑五分，白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青皮五分。

小兒急欲吮乳而口不能吮者，心脾有熱，舌不轉運，當用瀉黃湯，黃芩一錢，赤茯苓八分，黃柏五分，黃連五分，生梔子五分，澤瀉五分，茵陳五分，燈心五分。

附口瘡簡便方如後

一，口瘡破爛，並治咽喉喉嚨喉癰，用鳳凰衣（即伏鷄子殼內衣也）微火焙黃，再用椴櫟燻存性，及兒茶共三味，俱爲細末，加冰片少許，口瘡擦患處，喉病吹入之。

一，口瘡久久不愈，虛火也，用生附子爲末，和醋作餅，男左女右，腳心貼之，引火下行自愈。

一，小兒口角生瘡，名爲燕口瘡以亂髮燻灰存性，以米湯調敷患處，又方蒸飯時收鍋蓋上流下氣水擦之即愈。

一，口唇腫黑癢痛不可忍，先以磁錄砒去惡血，再以古銅錢磨豬油塗之。

一，治口瘡及走馬牙疳，用白螺絲壳研細，少加兒茶，共爲細末，吹在患處自愈。

一，口瘡瘡及咽喉疹痛，用吳茱萸，研爲細末，少加麪粉，醋調作二餅，貼兩足心，布紮之，過夜自愈。

論小兒諸瘡証治（西醫名皮膚系傳染病）

內經云，諸痛癢瘡，皆屬心火，故世間疥癩癬疥，惟小兒最多，豈其純陽穉氣，易於感逆火攻相乘耶，抑或不識不知而寒濕定動之乘其道耶，復有父母之遺毒，爲兒終身之害者，可不有以治之乎，小兒初生遍身蟲疥與夫流水風疔，皆胎毒也，切勿外治，宜內服胡麻丸，苦參一錢，何首烏八分，麻仁五分，薏荊子五分，葳靈仙五分，荊芥穗五分，皂角刺五分，石菖蒲五分，菊花五分，共爲細末，酒和麵糊爲丸，倘誤用擦洗，逼毒入內，致腹脹危急，當用解毒湯，連翹一錢，元參八分，升麻三分，黃芩五分，赤芍五分，當歸五分，羌活五分，防風五分，生地五分，荊芥五分，木通五分，甘草五分，大便秘加大黃，凡頭面遍體有瘡，原未擦洗，而瘡忽自平，更加痰喘氣急者，切不可下，宜用連翹九解托之，連翹一錢，桑白皮八分，白頭翁五分，丹皮五分，防風五分，黃柏五分，肉桂五分，淡豆豉五分，海螵蛸五分，秦艽五分，獨活五分。

小兒未過週歲，無論一切瘡疥，皆不宜擦洗，總以胡麻丸爲主，治法至穩。

如稍大之兒，久生癰疽，出膿之後，或頑瘡破爛，久不收口，凡一切久性潰瘍，皆屬不足，切不可純用寒涼，當用大補湯由內托之，人參一錢，黃耆八分，川芎五分，連翹五分，白芷五分，白茯苓五分，當歸五分，白朮五分，生地五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生薑五分，大棗五分。

外以紫金錠塗之，山茨菇一錢，五倍子八分，牙大戟五分，明雄黃五分，辰砂五分，麝香五厘，共爲細末，糯米汁爲丸，或爲錠，水磨擦之。

小兒頸上結核（西醫名淋巴腺結核），腫脹欲發熱者，內服胡麻丸，外以五倍子爲末，調醋，一日二易爲佳，（附論）大凡瘡症，概分陰陽二種，陰症多色黑，平而塌陷，爲險，陽症雖紅腫高大，並非險症。

論小兒中暑証治（西醫名日射病）

內經云，「太陽中熱，暈是也」，此症初起，面垢身熱，自汗煩燥不安，唇舌皆赤，氣出如火，小便赤澀，口中大渴，此症常在夏間，此症在貧寒之兒尤多有之，以其坐臥烈日之中，澡浴河溪之內，以致暑氣入裏，而醫者見其身熱自汗，口渴燥煩，疑爲驚風，妄用風藥，反燥其血，以致心中噎悶不知人，甚則角弓反張抽搐，皆由於血不榮筋，煩燥過甚之故也，若富庶之兒，不涉長途，不經酷日，暑症則居少數矣，雖然富庶之兒身居廣廈，口不離生冷之食，身納風涼而得病者，則屬於傷寒之類矣，此類小兒而於夏季而得傷寒，又何足爲奇也，古人謂暑傷心，其實心不可傷，傷之必死，蓋心爲君主之官，邪不易犯，古人以爲六氣之中，以暑配君火，故曰暑傷心，其實所犯者，心包絡耳，包絡爲心之腑，捍蔽外邪，不容輕

悔，惟因暑熱搖撼外邪，故神智爲之昏惑。

却暑丹 治小兒傷暑，誤用別藥，或未經誤藥而傷暑重者，心神昏悶，煩燥不安，甚則搐搦。

漂白朮一錢，白茯苓八分，結豬苓五分，澤瀉五分，黃連五分，辰砂五分，甘草五分，黃芩五分，共爲細末和水爲丸，麥冬煎湯送服。

（附論）古人多論中暑症，分爲陰陽二種，而曰陽暑屬熱，每用清熱利濕之藥，固宜矣，然將暑季所得傷寒，名爲陰暑，所用之藥治傷寒之藥也，既然用藥對症，何必將夏季傷寒硬起名爲陰暑，寧非自擾哉。

小兒楊梅瘡遺毒証治

（西醫名運發性先天波狀菌梅毒）

夫楊梅一症，以其腫突紅爛，狀如楊梅，故稱之曰楊梅，古時北方名爲天泡瘡，南方名爲棉花疔，蓋小兒患此者，實發於父母胎毒傳染而成，然非尋常胎毒之可比，此爲毒最深最惡，設初起之時，治不如法，去毒未盡，而隨至敗壞損生者有之矣，或遺傳兒女，以致生活而不育者有之矣，世人見此惡道而不惡心知避者，愚亦甚矣，小兒亦有不因遺毒而成者，蓋因偶傷濕熱，即或思此，亦不過在皮膚肌肉之間而已，治之者能知清熱解毒除濕，必自痊愈，無足慮也。

蓋此毒由來既久，已爲負隅之虎，而且盤踞多年，根深蒂固，何可動搖，倘剿捕不得其法，反致蹂躪疆場，損我民物，古人云，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苟非攻堅硬，破積壘，搗巢破血，不足以絕其根株，因製一方，名爲蠶毒丸，以穿山甲頭尾胸脊四足要全，取其穿山透穴，率領諸藥，直趨毒巢，則內而臟腑，外而筋絡，無處不到，以之爲君，用刺蝟皮仍取搜毒之功，用以爲臣，用蟬退，蛇退，雖爲清熱解毒之需，實所以取其脫蛻之性，以爲佐，再以黃芩，黃連，梔子，黃柏，清其毒火，而

皂角，茯苓，槐花，領毒外出，不使久留，以之爲使，以上諸藥，共爲細末，配製爲丸，兒女服之，不特梅毒除根，疥癬亦可毫無。

梅毒瘰癧方，杏仁霜一錢，輕粉八分，雄黃五分，共爲細末，先以槐花煎湯，將患處洗淨，再用豬膽汁調藥末擦之。

論小兒疝症証治（西醫名學丸偏大症）

厥陰之脈，循陰器入小腹，任脈起於中極以下，循腹裏，故諸疝莫不屬之厥陰任脈也，小兒病此，多因先天不足，本臟虛弱，復因外感風寒，內食生冷，以致寒邪積聚凝結而成者有之，或因濕熱鬱於中，復爲寒邪束於外，寒氣乘虛，並於血隧，流入厥陰，厥陰屬肝，其性急速，故其見證皆牽引羣丸，小腹絞痛也，又有胎疝一證，多因孕婦啼泣過傷，動於陰器，結而不散，令兒生下即成此症者，乃稟賦爲病也，總審，大抵熱則多縱，寒多臨痛，病於血分者在左不移，病於氣分者在右多動，濕墜則重，虛腫則輕也，因證而治，自然投無不利，而切病情矣。

（論寒疝）小兒平日過食多冷，或臥濕地，以致寒邪內蓄，陰結於內，氣滯不行，爲日已久深，復爲風冷所束，水氣所浸，故發時發冷結硬，牽引小腹作痛，而成寒疝，初得之，兼有表證者，用烏頭桂枝湯。

烏頭一錢，桂枝八分，赤芍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生薑五分。

寒甚者金菜丸治之。

金鈴子肉一錢，吳茱萸八分，爲細末酒爲丸，鹽湯送下。

（濕熱感寒疝）小兒平素厚味過度，致生濕熱，濕熱之氣下行，流入囊中，復觸風寒而成疝矣，發時囊縱紅腫，常常灼痛，

當以烏頭梔子湯服之。

烏頭一錢，梔子八分，生薑五分，水煎服。

或共爲細末，和酒爲丸，鹽水送下。

（小兒胎疽）胎前者多因孕婦啼哭過傷，氣結不散，蘊於胞中，令兒生下胞硬，疹痛，無時，輕者用十味蒼柏散治之。

青皮，附子，黃柏，山查，蒼朮，香附，益智，玄胡索，桃仁，重者用金鈴子散，三稜五分，莪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赤茯苓五分，茴香五分，甘草五分，檳榔五分，枳殼五分，勾藤五分，青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金鈴子一錢。

重者或用川練丸亦可，木香八分，檳榔五分，三稜五分，莪朮五分，杭青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川練一錢，芫花二分，牽牛五分，巴豆霜二分，共製爲丸。

（陰腫）陰器者，乃諸筋之總會也，因邪客於少陰厥陰之經，濕熱之氣與風冷之氣相搏，氣不得通，故陰囊腫大者，乃邪氣凝結也，總之風盛多癢，濕盛多墜，熱盛多疹，如外腎疔囊腫大，按痛墜下，此風濕襲於下也，宜疏風五苓散主之。

防風一錢，蒼朮八分，肉桂五分，羌活五分，豬苓五分，澤瀉五分，木通五分，茴香五分，赤苓五分，白朮五分。

如外腎囊腫大疼而光亮，此因心火移熱於小腸故也，宜用導赤散主之，更有偏墜一症，或左或右，舉丸作腫者，此因食積而不化，濕氣不行故也，宜用加味守效丸。

南星一錢，查肉八分，蒼朮五分，白芷五分，半夏五分，橘核五分，神曲五分，海藻五分，吳茱萸五分，昆布五分，青皮五分，玄胡五分，荔枝核五分爲末，炒麵糊爲丸，如疝疝而小腹中有形如卵，上下往來，痛甚者，當用胡蘆巴丸。

蘆巴一錢，茴香八分，川練五分，川烏五分，巴戟五分，黑牽牛五分。

論小兒淋病 (西醫名分泌系疾患尿道炎)

小兒諸淋，皆緣風寒襲入，或因濕熱下移，乘入膀胱，以至溲便無時，水道澀滯，欲出不出，淋漓不斷，甚至窒塞，令兒常當作疼，然必辨其爲寒，爲熱，爲石，爲血，爲膿，隨症分別治之，則水道宣通，而淋自愈矣。

(寒淋) 小兒冷氣，乘入胞中。致下焦冷，遂成寒淋，其候小便閉塞，脹痛難離，淋漓不斷，小腹隱痛，須以五苓散倍加肉桂八分，小茴香五分，治之如神矣。

(熱淋) 膀胱蓄熱，熱淋成矣，小便不通，淋漓澀痛，以十味導赤散治之，有奇功也。生地一錢，山梔八分，木通五分，澤瀉五分，瞿麥五分，淡竹葉五分，滑石五分，茵陳蒿五分，黃芩五分，甘草五分，豬苓五分。大便結者，急用八正散，扁豆一錢，瞿麥八分，滑石五分，本通五分，赤茯苓五分，車前子五分，梔子五分，生大黃五分，燈心爲引。

(石淋) 膀胱濕熱，蓄積日久，而成石淋之症，至溲便出如砂石之狀，莖中疼痛，此症譬如湯瓶久經火煉底結白礫也，如輕者須用冬麥子散主治之。

冬麥子一錢，桑皮八分，瞿麥五分，梔子五分，赤茯苓五分，木通五分，車前五分。
石淋重者用八正散，主治之。

(血淋) 血淋者，蓋因心熱傷於血分，熱氣傳入於胞，日久則尿血同出，莖中不時疼痛，痛利者，須用小蓢飲，通草五分，滑石粉五分，淡竹葉五分，當歸五分，小蓢一錢，山梔子八分，甘草五分，生地黃五分，鮮藕節五分，蒲黃五分。

若莖中痛甚者，於上方合五苓散用之。

(附按) 小兒患以上各病者，亦屬遲發性先天遺毒。

論小兒黃疸 (西醫名流行性肝粘膜炎發灸)

小兒黃疸一症，乃濕熱鬱蒸日久，外發肌膚而成也，其候遍身皆黃，及面目眼睛，亦甚深黃，面如煙蒸之狀，其中又有陰陽之別，如陽黃尿赤色亮，面紅，口渴，身多發熱是也，乃脾家濕熱之故，如陰黃口不渴而色暗黃，身冷如冷是也，乃脾胃濕寒故也，醫者宜分別治之。

陽黃一症，原因濕熱而成，如表裏無汗，宜疏散其汗，用茵陳麻黃湯。

茵陳蒿一錢，麻黃五分，加酒少許，水煎服，服此藥則黃從表解，二便秘澀者宜茵陳湯攻下之。

茵陳蒿一錢，大黃八分，梔子五分，燈心五分。

若表有汗，裏不便秘，是表裏無症，不可汗下，惟利小便利用茵陳五苓散治之。

茵陳蒿一錢，猪苓八分，赤茯苓五分，澤瀉五分，白朮五分，肉桂五分，燈心五分，服此藥，使黃從水道出，此方最驗。

小兒陰黃之症，最為危險，乃脾胃腎寒兩虛而成，宜溫脾去黃，以茵陳理中湯治之。

茵陳一錢，人參八分，白朮五分，乾薑五分，甘草五分，紅棗五分。

如溫腎去黃，以茵陳四逆湯治之。

茵陳一錢，製附子八分，乾薑五分，甘草五分。

附小兒簡便方

無論陽黃陰黃，祇要初得者，皆可用之。

一，商陸根五分，葱白，搗瑱臍中，小便利，則病愈。

一，甘遂末五分水調塗臍臑週圍，奇效。

論小兒水腫（西醫名內分泌障礙腫脹病）

小兒水腫，俱屬水停於脾肺二經，如水停肺，水能令肺喘，如水停脾，水能令脾脹，其外現所腫之部位，亦要分明也，若腰以上腫者屬風，宜汗散之，腰以下腫者屬濕，宜通利之，有通身上下俱腫者，治宜利汗並施，腫而喘不得臥，則宜逐肺，腫而尿滴便閉，則宜攻脾，水腫從腹起至四肢者可治，從四肢起至腹者不可治，當再辨有陽水與陰水之分，陽水屬實，治宜攻瀉，陰水屬虛，治宜溫補，臨症之時貴變通焉。

（風水腫）凡腫在腰以上，如頭面肩背至腰腫者，病因外感風邪而起，急宜發汗，莫從容也，當用越婢湯，麻黃一錢，石膏八分，甘草五分，蒼朮五分。

（濕水腫）腫在腰臍之下，及兩足者，病因脾濕熱而起，急宜利水，可安然也，當用沉香琥珀丸。

葶藶一錢，郁李仁八分，防己五分，沉香五分，琥珀五分，杏仁五分，蘇子五分，赤茯苓五分，澤瀉五分，為末蜜為丸。

（風濕腫）遍身頭面手足皆腫者，得病之由，乃屬外感風邪，內停濕飲，風濕搏，水道不利，外攻肌表因而作腫也，治法用

外散內利，則最相宜，重者用峻攻之。

輕者和解之劑，用茯苓導水湯。

赤茯苓一錢，紫蘇八分，陳皮五分，白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桑皮五分，麥冬五分，宣澤瀉五分，木瓜五分，砂仁五分，腹皮五分，檳榔五分，燈心五分。

重者疏瀉飲商陸二分，秦朮八分，羌活五分，木通五分，赤小豆五分，大腹皮五分，茯苓皮五分，宣澤瀉五分，檳榔五分。若水停上攻於肺，喘息不得臥，用蘇亭丸以定其喘，亦最相宜，南蘇子一錢，亭歷子八分爲末，棗肉爲丸，薑湯送下。水停中州，脹滿喘急者，用舟車丸攻之。

甘遂二分，芫花二分，大戟二分，大黃五分，牽牛五分，青皮五分，陳皮五分，木香五分，檳榔五分，棗肉爲丸。

(陽水) 陽水者乃濕熱內鬱，水道阻塞，外攻肌表，以致外腫內熱，身熱口渴，小便赤澀，大便多難，法當泄水，如熱盛心煩口渴者，用大聖濟川散攻之。

大黃一錢，牽牛八分，郁李仁五分，木香五分，芒硝二分，甘遂二分，爲末，薑湯送下，純粹濕盛脹滿者，用舟車丸攻之。(陰水) 陰水者，乃脾腎虛弱，脾虛不能制水，腎虛不能主水，以致外泛作腫，內停作脹，若二便利，心不煩，身不熱者，須服實脾散。

葶藶一錢，腹皮八分，木瓜五分，木香五分，厚朴五分，乾薑五分，附子五分，白朮五分，白茯苓五分，甘草五分，或用金匱腎氣丸

熟地一錢，山藥八分，茱萸五分，丹皮五分，澤瀉五分，茯苓五分，肉桂五分，附子五分，車前五分，牛膝五分，若服溫補而無效驗，則是虛中有實，欲投攻下，恐小兒難堪，若不攻之，則坐以待斃，雖攻補兼施或一補一攻，（即先服一劑補藥，將元氣固住，再服一劑攻藥，再攻病邪之意）或三補一攻，或五補一攻，審其進退，俟有可攻之機，以意消息，始能逐邪而不傷正也。

論斑痧（西醫名傳染性斑毒）

俗謂大者爲斑，小者爲痧，赤者胃熱極，五死一生，紫黑者胃爛死，九死生一，余論此症，則又不在斑之大小紫黑總以其形之鬆浮緊束爲憑耳，如其斑一出，鬆活浮於皮面，紅如硃砂，或紫黑如墨塗膚，此毒紫黑無妨，此乃毒之鬆浮外見，雖紫黑成片者可生，一出雖小如粟米，緊束有根，如履綉針，如矢貫的，此之有根固結者雖無紫黑亦死，苟能細心審量，神明於鬆浮緊束之間，決生死於臨症之頃，始知此言不錯，斑痧發之愈遲，其毒愈重，一病即發者，其毒愈輕，有遲至八九日，而仍不透者，非胃虛受毒已深，即誤服發表攻裏之藥過當，胃爲諸經之海，能敷布諸經，榮練百骸毫髮之間，靡所不貫，毒既入胃，勢必敷布於諸經戕害百骸，使不有以殺其炎炎之勢，則百骸受其煎熬，不危何待。

斑痧既爲毒，其屬於火也明矣，火之爲病，其害甚大，土遇之而焦，金遇之而鎔，木遇之而焚，水不能勝則涸，故易曰，燥萬物者，莫過火，古人所謂元氣之賊也，是以知火者斑痧之根，斑痧者火之苗，如欲其苗之外透，非滋潤其根，何能暢茂，如誤經表散，火灼燔炎，如風得火，其燄不愈熾乎，燄愈熾，苗愈過矣，斑痧之因表而死者，比比然也，其有表而不死者，乃麻疹風疹之類，斑痧多見於胸背，鬆浮洒於皮面，或紅，或赤或紫或黑，此毒之外見者，雖有惡證不足慮也。

(斑痧主方) 敗毒飲，生石膏一錢，梔子一錢，赤芍一錢，丹皮八分，黃芩七分，全蝎七分，紫草六分，冲犀角粉半分。

附預防天花佈種牛痘法

牛痘自英人齊納發明以後，傳播歐美各邦，均視為預防天花痘之第一良法，並經各國醫士悉心研究，勸導佈種，以其可免天花傳染故也，迄今流行世界，裨益人羣其功豈鮮渺哉，至論天花之毒，最爲可怕，不論何人，不拘何時，均能發生，傳染猛烈人人所不能迴避之惡症也，倘不幸而感染天然痘，即名醫亦往往束手，難以施救，其惡性者十中八九不能救治，萬一而得全生命者，則面貌之醜態已畢現，黑麻凸凹，令人可憎，在男子已屬不雅，若女子而患此，則失其姣容，面增惡醜，終身爲人厭棄，此豈非人生之一大憾事耶，近來醫學步進，精益求精，此可怕可慮之天然痘，竟可以預防有法，毫無危險，蓋即種牛痘是也，惟牛痘係施種於未病之先，而天痘則治諸既病之後，利害相懸，豈可以道里計哉，故家有嬰孩者，宜早種牛痘，則天痘可免，更須年年佈種，以除危險，故今之文明各國，莫不厲行強迫種痘，以冀裨益於國家，及種族之衛生，觀於中國，則近來雖已仿行施種牛痘，但種種未能審度精詳，種痘法未能細加研究，以致天痘年年流行，不能減少枉死之命，良可慨也，茲將佈種牛痘之法則，逐條列之於后，以供閱者之知所仿行也。

(一) 種牛痘之利益

憂天痘之貽禍，以人工預防之者，即爲人痘，人痘之法有數種，而能講求精確者，即擇小兒出痘之際，當其漿足之時，痘氣充盛，取其痘漿種之於未出痘之小兒，此係中國種痘之舊法，幾廣行於全國，行此術者，雖能有免天痘之効，似與牛痘無異，然其中難防異氣宣浮，毒不能解，猶不若種牛痘之爲便利而有益也，茲將人痘與牛痘之比較，述其優劣於下。

(一) 取痘漿之小兒，不能隨時隨地而有，故取法甚為不便，且小兒或有胎毒，或受父母之遺傳毒者，其難移種他兒有傳染之害。

(二) 出痘之兒女，若有不順者，斷不可移種於他人，以免危險。

(三) 取痘小兒，又須康健氣壯，神瞭精彩，且取時尤不可不慎，否則恐有結核楊梅等症，傳染他人。

至於牛痘漿，則用之較便，求之立得，取其備便難入，引毒達表，最為和平穩妥，且貯之法，亦極嚴重，種後百發百中，可免天花傳染之害，故今之各國無不棄人痘而用牛痘苗矣。

(一) 種牛痘應用之器具

(一) 種痘刀 種牛痘上最緊要之物，為銳利之小刀一把，而藉以插開皮膚入種痘漿之用。

(二) 痘苗盤 係玻璃所造，即盛入痘漿之小盤。

(三) 牛痘漿 即牛痘苗，宜選購新鮮者為良。

(四) 酒精，石炭酸水，藥皂，此等均為消毒之用。

(五) 消毒棉花，消毒紗布，此等為包裹之用。

其餘備放種痘刀用之玻璃圓筒，盛酒精皿，盛石炭酸水玻璃瓶，酒精燈，入痘苗盤之有蓋玻璃皿，藥皂水盆等物，能備置最佳，若不備置，能以消毒之磁器，代用亦可，上列應備諸器，如已俱全，先將牛痘刀放在石炭酸水內消毒，或用藥棉花蘸火酒拭淨，使乾，次以炭痘苗之盤，亦用酒精拭淨，務使消毒乾淨，然後將牛痘苗玻璃管兩端拆斷，吹出牛痘苗，放於痘苗盤上

，逐一施種可也。

(三) 種牛痘之手術

種痘醫生洗手之後，使受種者露出上膊，左右手均可，先用溫熱藥皂水洗去垢質。次以最淡石炭酸水消毒其種處。然後以酒精拭除乾淨，（如不用石炭酸但用酒精亦可）然後取消毒乾淨之種痘刀，再用藥棉花拭過，將上膊外側皮膚，輕輕劃開，使皮膚劃開成爲十字形，長各約一分，深以潮紅爲度，稍見血液即可。每人種以二粒或三粒均可，俟皮膚劃開之後，將牛痘苗逐一種上，種下之後，等其乾燥，包以綁帶可也，最要留意者，種痘用過之刀，必須將石炭酸水洗淨。或用火酒拭乾淨，此刀方可再種他人，若不消毒，往往貽害他兒，倘有傳染病者，種痘後，其刀更須洗淨消毒，否則轉輾傳染，誤人非淺，至種痘之後，種痘人須服鮮物，以提發其漿，俟經七八日，痘漿起後，須服淨素數天，種牛痘者並無痛苦，甚爲簡易也。

(四) 牛痘苗之用法

種牛痘所最要留心者，痘漿是也，（又曰痘苗）此乃種痘之根本，如根本損壞，則效力不顯，故文明各門，均有法律，取締牛痘章程，頗爲嚴厲，總以種牛痘宜擇良苗，尤須新鮮，種痘者全資乎此，留神細察，不可輕忽，若苗不良，且與人體不堪，關係匪輕，故購苗者，務宜注意，（今各大藥房發行之牛痘苗極爲優良且種痘應用器具均全也）。

牛痘苗多裝在玻璃小管內，其兩端封鐵堅固，用時折斷兩端封口，將痘苗吹出，放在玻璃板或磁器上，當心攪勻，然後施種，凡痘苗一玻璃管，均可分種四五人。

至論痘苗效用，以六個月爲限，若過六個月以上，痘苗腐敗，一概無用，務宜挑選新鮮牛痘苗爲妥，若在暖氣之處，容易腐

失效力，如達華氏八十度以上之溫度，便成腐爛，故貯此苗，須放在最冷之處。

(五) 種痘後之結果

嬰兒種痘後，二日內無甚變化，三日後接種部，現小紅點，四日紅點生一稍硬而高之顆，五日成一小泡，周圍紅暈繞之，六日水泡加大變膿，中央現一小窩，七日膿泡加大，八日膿泡完成，九日十日，膿泡已發育達極點，十一十二等日，內漿收乾，漸成痂皮，至二十一日，痂皮可以脫落，此普通之結果，種痘後發生之危險有三。(1)種痘後三日，發生丹毒天花，謂之早發丹毒。(2)種痘後十日，發生丹毒，謂之遲發丹毒。(3)種痘後三日至五日，發生蓄微疹。以上三者，以早發丹毒為危險，餘則無甚障礙也。

(六) 種痘之禁忌有五

一，生後不滿七十日者。二，種痘暫時防增加病證者。三，所居之地，有丹毒流行者。四，有皮膚之劇病者。五，患熱性病者。

(七) 種痘最宜之時間

正月至四月為最宜。九月至十一月為最宜。十二月溫度不至過寒，亦屬相宜。正月過寒，亦宜禁止接種，若遇天花流行，則不拘時令，總以速種為宜。

